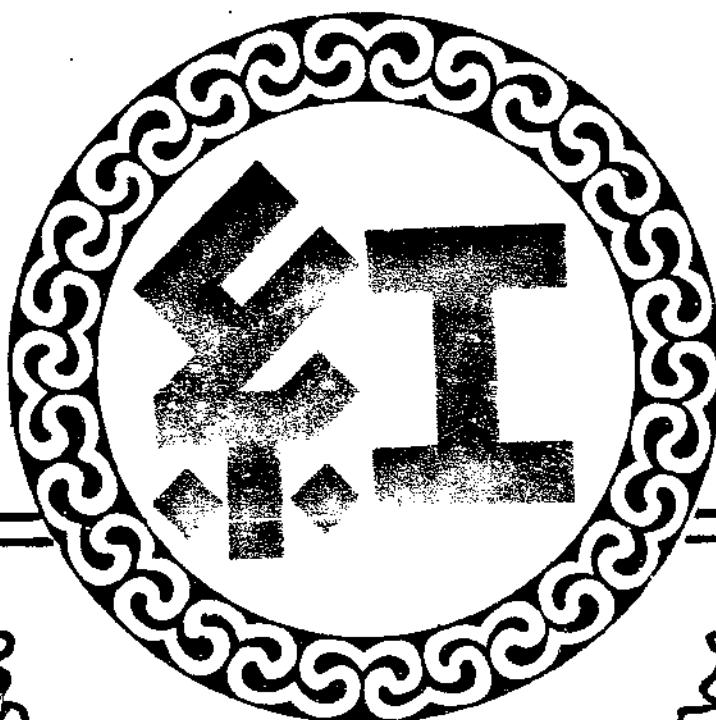


獨鶴主任

小說週刊



雜志

期九卷一



上海華昌書印局

"CHIENMEN"
GRANDE
CIGARETTES

大人物

吸大前門牌香烟

落落大方

南英
公司
美華莊
有限公司
總理



目

次

第五十九期目次

十二年十月五日
陰歷癸亥八月念五日發行

■雙十增刊

聾子耳朵裏的雙十節

程瞻廬

五色旗下之小說界

胡寄塵

慶祝雙十節七言四章

穎川秋水

■短篇小說

丈夫的責任

何海鳴

荷花大少新開篇

才八郎

第三犯

徐卓呆

被遣太監之安插法

程瞻廬

人面不知何處去

趙茗狂





紅雜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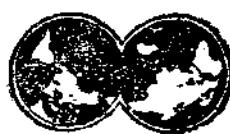
目
次

- | | |
|------------------------|-------|
| 滑稽美容術 | 韻香閣主 |
| 南技清話 | 戚飯牛 |
| 刻後餘生記 | 張雲鶴 |
| 迷信的家庭 | 范烟橋 |
| 改字 | 程瞻廬 |
| 含犀霏玉軒筆記 | 陸律西 |
| 整餐家言 | 朱楓隱 |
| 蟻門 | 海上漱石生 |
| 江湖奇俠傳(二集)(五張) | 不肖生 |
| 第二十回 化公子和尙顯神通 救夫人尼姑施智計 | 海上說夢人 |
| 新歇浦潮 | |
| 第五十九回 關失竊閨房多事 開大會女學異聞 | |



南京圖書館藏

對讀者的话



本期因離國慶日近特開雙十增刊一欄以資點綴。

自拆白黨充斥社會之後婦女極易失足海鳴先生『丈夫的責任』篇中寫金惟章夫人極怨恨丈夫而不肯越出軌範處爲女子保留身分不少茗狂之『人面不知何處去』諷刺世人意極深刻烟橋之『迷信的家庭』頗有滑稽意味。

日本此次地震爲瓦古未有之奇災本期『劫後餘生記』一篇係愛讀本雜誌者張雲鶴先生所撰張君僑居東京有年震災既平倖免於難即將當時實情錄寄鄙人張君當生死交迫之際猶愛護紅雜誌不忍棄去真紅雜誌之摯友也。

本雜誌每期規定四十五頁本期因限於篇幅陳小菊先生大作祇得從緩發表文壇趣話第四則未完稿亦須六十一期續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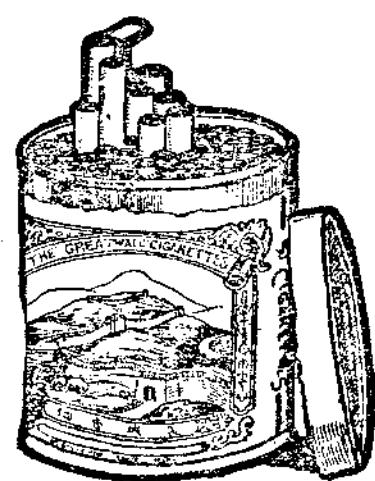
金鋼鑽三日刊擬於十月十日出版係鄙人與諸同志組織發行編輯均另有地點與世界書局毫無關係特此聲明。

(濟羣)

高國等

大長城香煙

價廉物美



華國歡迎

中南國洋兄弟公司



原來他們吸的也是大長城香
煙怪道都在那裡讚不絕口呢

真好真好比一切的香
烟都要好

這是大號長城牌
香烟你嘗試他的味兒怎
麼樣

咳嗽防謹

恐久咳成爲癆病也



咳嗽日久不治往往失其生命因久咳成爲癆症癆症爲莫可救治之病爲人類所公認也非但章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不能療治癆症即天下各處亦無何藥可醫治癆症也然而章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之奇功曾經療治無數之患咳嗽吐血盜汗等症以及一切將近乎患癆療之病狀者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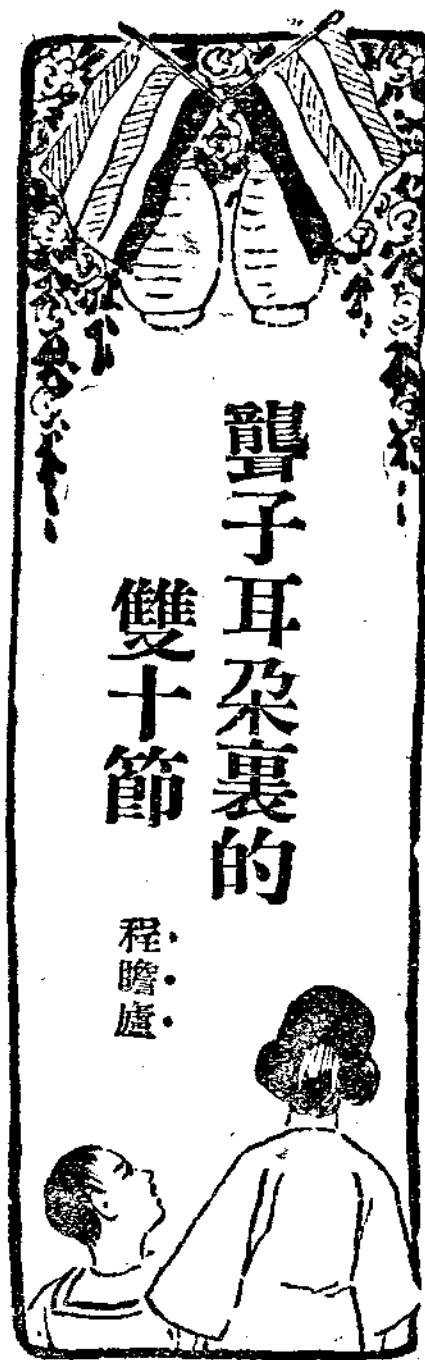
彼患咳嗽痰中帶血

劉君玉棠係北京大門外劉堡之紳董也曾患病沉重彼與家人均以爲絕望就治斷無生理不料試服章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得獲全愈彼稱爲補血妙品其來函如左云鄙人素患咳嗽氣促腹脹作疼大便時瀉時閉之症已歷八年之久多方求治絕鮮效果於民國七年冬令舊病復發咳嗽帶血且大便下血氣虛體弱於是食量大減遍延京師名醫均皆束手鄙人及全家毫無再生之盼望矣不料命不該絕忽有窗友探病勸服章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鄙人以爲藥治死馬諒無生理轉爲購買三瓶竟有回春之力始知大醫生真聖手也續爲購服腹丸之所賜奉勸同胞若遇有與余相同之症者速服紅色補丸無不獲愈也

章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天下各處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向上海江西路六十號
章廉士醫生藥局函購每一瓶中國大洋一元五角每六瓶八元郵力在內

雙十增利

聾子耳朵裏的雙十節



聾子耳朵裏的
雙十節

程瞻廬

一隊小學生。隨着教員歡天喜地的去慶祝雙十節。
七十歲的張聾子攔住了去路。問道。小世兄。小世兄。你們忙的是甚麼。
一個學生道。老公公。今天是雙十節。

聾子點頭道。哦。不錯。不錯。日本大地震。怎不令人傷悼呢。兔死狐悲。物傷其類。合該有。

這傷日節

又一個學生高聲道。老公公。你纏錯了。今天是雙十節呢。

鬢子續着眉道。不妙。不妙。天無二日。民無二王。怎麼有這雙日節。

又一個學生湊着鬢子的耳朵喊道。老公公。你又纏錯了。今天是叫做雙十節。鬢子連搖着頭道。這個名目也不妙。有其名者必有其實。其實喪矣。名將安附。怎麼今天的日子叫做喪實節。

一隊小學生一齊拍着手哈哈大笑。教員聽了大大的受了一種激刺。今天登壇演說本沒有甚麼好資料。現在聽了張鬢子的話。不妨把鬢子耳朵裏的雙十節當做講壇上的資料。

比及慶祝禮畢。那教員向着全體學生演說道。今天張鬢子聽了雙十兩個字。在先認

雙子耳朵裏的雙十節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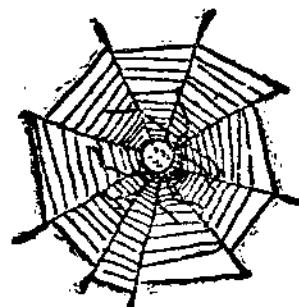
做了傷日。後來又認做了雙日和喪實。大家都笑他誤得詫異其實他沒有誤笑他的。才是誤呢。他說雙十節是傷日節我說合該喚做傷日節傷悼着日本才能夠傷悼到自己日本軍閥當權窮凶極惡自命天之驕子莫余敢侮畢竟觸犯天怒降下這瓦古未有的慘禍講到我國的軍閥也是窮凶極惡自命天之驕子莫余敢侮然而天心是很公平的未必嚴於降罰日本寬於降罰我國雖說我國不建在火山線上這有形的大地震當然可以倖免然而那無形的大地震只怕不堪設想呢他又說雙十節是雙日節我也說合該喚做雙日節幾年來南北對峙不得統一這便與天有二日無異而且大部分的人民只記得陰曆的日子不記得陽曆的日子我們在這裏舉行十月一日的大紀念大部分的人民還只知道今天是九月初一日呢一國的人民習用那兩種的日子這不成了雙日節麼他又說雙十節是喪實節我也說合該喚做喪實節十

月。十。日。的。紀。念。名。目。依。然。存。在。十。月。十。日。的。紀。念。實。際。早。已。喪。失。許。多。在。天。的。先。烈。拚。
却。無。量。數。的。頸。血。燈。染。這。雙。十。紀。念。日。替。我。們。五。大。民。族。謀。幸。福。却。不。料。一。年。不。如。一。
年。弄。到。這。般。田。地。就。使。年。年。紀。念。也。不。過。有。名。無。實。雀。見。聾。糠。空。歡。喜。罷。了。這。不。成。了。
喪。實。節。麼。……照。這。麼。說。這。聾。子。耳。朵。裏。的。雙。十。節。委。實。沒。有。弄。錯。他。是。個。有。心。人。你。
們。反。而。笑。他。纏。誤。這。不。是。他。沒。有。誤。笑。他。的。才。是。誤。了。麼。

教員演說完畢。小學生照例鼓了一回掌。可是教員演說的宗旨。他們畢竟莫名其妙。
他們想聾子耳朵裏的雙十節。明明誤了。怎麼說。他是不誤。

記者道。年。年。紀。念。的。雙。十。節。本。來。和。聾。子。的。耳。朵。一。般。只。是。擺。個。樣。兒。

五色旗下之小說界



五色旗下之小說界

胡寄塵

光陰真過得快。忽忽又是國慶來了。這一天我正和甲乙兩友坐在家裏閒話。所談說的無非是三句不離本行。就是關於小說的問題。甲友道。國慶來了。你少不得又要做幾篇應時的小說。點綴點綴。乙友道。這樣的小說。不可多做。我看你最初做得一篇。很好。後來便一篇不如一篇了。

我聞言歎了一口氣道。唉。老兄有所不知。國慶一年不如一年。我做的小說當然。一篇不如一篇。這是不消說的話。你何必要說。

乙友道。既然一篇不如一篇。何妨不做呢。我道。國慶既然一年不如一年。又何妨。





不過呢。當時我說完這話。甲乙兩友都呵呵大笑起來。笑還未了。郵差送來六封信來。打開來一看。其中便有四封是索國慶的稿子。都是限了時候要交稿的。而且有一封施濟羣先生索稿的信。交稿的期限更為促迫。因為他索稿編入紅雜誌。雜誌的稿子當然要早幾天發印。非比日報上的稿子。還可以等到十月八日或十月九日的夜裏才送出去。

我一想。這四篇關於國慶的稿子。都是好朋友叫我做的。一篇也不能不做。然要做時。必須先做一篇給施濟羣。大約今天夜裏便要屬稿。否則來不及了。

我一時想不出新鮮的材料。便回頭問甲友道。老兄。你可能供給我一些材料麼。甲友道。倘然將紅雜誌的紅字。當着紅黃藍白黑的紅字。因此牽絲攀籜。攀到國慶上去。豈不是一篇別開生面的小說麼。

我拍手道。妙妙。白字我已有了。便是白話小說的白字。這種小說家本來是很多的。現在推胡聖人做個代表。黑字呢。我也有了。新近畢倚虹著一部長篇小說。名

五色旗下之小說界

三

叫『黑暗上海』載在小時報上。所以這裏可推畢律師擔任黃字呢。沒有沒有。

我沒說完。甲友道。這個我到想着一人。不過有些勉強罷。我道。無妨說說。甲友道。現在有一部頂著名的小說叫歇浦潮。你知道麼。我道。有何不知。便是朱瘦菊先生的大作。甲友道。是的。……歇浦就是黃浦。所以歇浦潮也就是黃浦潮。這裏可請朱先生上台。

我道。妙極。妙極。只少却一個藍字。不然便可以配成一面五色旗了。

唉。這個藍字真想不出。大家想了半天。還是我自己想着。對甲乙二友說道。有了。有了。就是我。就是我。

甲乙二友驚問何故。我道。做小說的人。假造書中主人翁的姓名。往往將『楊藍湖』三字代替『洋爛污』三字。我這篇小說。或者也算洋爛污。說得好聽些。便是楊藍湖。好了。好了。五色全了。因此可將國旗的顏色和小說的顏色支配如下。





五色旗下之小說界

亞光

紅雜誌。編輯者施老板。（對不起。又稱一次了。得罪得罪。）

黃浦潮。著作人朱先生。（黃浦潮。即歇浦潮。）

黃。紅。
白。藍。
黑。藍湖。

白話小說。創造人胡聖人。

黑暗上海。著作人畢律師。
藍湖。就是我。

甲乙二友聞言大笑。我這篇小說也做完了。

慶祝雙十節七言四章

穎川秋水

國旗五色展當街。雙十今朝氣象佳。恰似木公金母壽。雙雙菊宴樂開懷。
國歌唱徹四時春。雙十今朝氣象新。好似瑟琴鐘鼓叶。雙雙合卺繙仙姻。
歡呼處處敞華筵。雙十今朝氣象鮮。絕勝雙珠雙璧降。會開湯餅樂無邊。
四千餘載舊家邦。雙十今朝氣象龐。甲子上元將啓運。書雲斑筆備雙雙。

趙延澤醫生

專治

內外各科

肺癆病科 咳嗽
花柳專科 白濁

注後空盒奉贈以別貨之
真僞
各種血清 收費極廉

住院戒煙 每天壹元

詳章另訂

下疳 橫痃

診例

上午送診

下午五角

注射真正德國六〇六
每針五元至拾元

梅毒永遠斷根

里上原角轉橋新東路國民

丈夫的責任

何海鳴



同光

「朋友……你要知道世界上做丈夫者的責任是必須使他的妻室能夠得着快樂。萬不可冷淡了伊以引起了無窮的煩擾」

無窮的煩擾」

話是從何而起。請看下面所寫的事實。

當那適宜於游山的時令到了。在津浦車中有三起人都託咐車守打電報給泰安縣津浦鐵路局所設的大旅館訂房間。原來他們都是乘這火車往山東泰安縣去。打算游泰山的。車守將電報接去了後。他

們三起人互相看着。這都是游山的伴侶了。便彼此扳起談來。并互通着名姓。

那立在包房門口的。是一對蜜月旅行的新婚夫婦。男的叫張仲衡。是一個著名畫師。夫人范毓美女士。也是女子美術學校畢業生。所以我們都尊他做美

丈夫的責任

二

術家。那對坐在包房甬道口外頭等客坐上的。雖說也是一對新婚未久的夫婦。但那做丈夫的金惟章先生却是一個著名的物理學家。對於他平夙所治的學問考求得甚是勤奮。就未免對於他夫人薛妙嫻女士有些冷淡了。此去游山是爲研究地質學去的。與張仲衡夫婦蜜月旅行專爲游覽尋樂而去的。不同。那第三起是一個孤身旅客。看他那樣兒。是非常講究修飾。臉上常帶着雪花膏的香痕。頭髮也梳得和女子鬟鬢一般。光豔身上尤其穿得妖冶華麗。時時顧影自憐。像一個風流才子模樣。其實有知道。

以後依然忙他的日常自修功課。順手向桌取過上一本很厚的英文書。翻了開來。低着頭自去細看。張仲衡見金惟章不愛多說話。也樂得自去陪伴夫人。便挽着夫人的玉手。走到包房甬道上。站在一扇玻璃窗面前。將窗外的風景。用手指給毓美夫人看。那時火車走得很快。機聲輪聲響個不了。他二人唧唧噥噥。聽不見講的是些什麼。但遠遠地看那情形耳。鬟嘶磨臨窗軟語。似乎他二人是恨不得要粘在一起。塊真有萬種溫存千般愛戀。非筆墨所能形容得出。來科學家的夫人薛妙嫓。因伊丈夫只管埋頭看書。並不與伊有半句說笑。芳心中早已感着荒涼寂寞。排遣不下。偏偏伊的坐位又正對着那條甬道。一抬金惟章匆匆與張仲衡方亮生二人道過幾句寒暄。

頭便把旁人夫婦那種愛戀情形一一看在眼底。心想人家也是一對夫婦出來旅行爲何我却這般孤寂。難道我丈夫就不能像他們張先生模樣也和我軟語敍心一回嗎。一時心中受着衝動便急速側過身來打算將伊丈夫一把拉起將書本兒撇下與伊找些閒話來說但細一看伊丈夫兩隻眼睛全注在那英文書上好像整個兒的靈魂都鑽到書本上去。只留一個軀殼呆板板坐在那裏即使與他說話也不過像平日一般毫不理會如嘮叨得多了還許露出不耐煩的神色說人不該打攬他當着這許多旅客面前我能向他討這場沒趣嗎不由噓了一口冷氣仍側身去看著窗外的青天白雲出神眼眶。

丈夫的責任

中有不知是打從何處而來的兩包熱淚忍不住盈欲墜險些兒哭出聲來但究竟不能從容容的哭又不禁懸念到甬道上那一對恩愛夫妻了很害羞的裝着無意的一般又偷偷看了他們幾眼只見他們還未曾戀愛得夠咧窗外的風景也一時說不完伊又想我偷看他們他們知道嗎我羨慕他們他們曉得嗎他若看出我這般孤寂的情景必一定笑我是個笨人太不會博丈夫的憐愛了你看那女子不是掉轉頭來向我這邊微笑了一下嗎不是笑我世間上做丈夫的憐愛妻室也是極平常極普通的事你們在新婚中愛好尤其是人人所同的就值得

丈夫的責任

四

上如此驕人嗎。然而這也不能盡怨人。我丈夫不憐愛我。已是無可諱人的了。像這種世間上極平常極普通的夫婦愛情。我都得不着也。無怪惹人笑。但人不笑我。我便能自己忘却自己可笑與可憐的所在。

糊裏糊塗的過下去。謝謝你們要恩愛到包房裏頭。愛去不要愛給我。這可憐虫看算我。知道你們有情。

愛有幸福便是了。又何苦一定要在我面前賣弄。只顧自家高興。却不管別人難受。咧請你們饒了我。進去罷。恩愛的日予長着咧。留着慢慢的愛罷……但伊這種願望不能達到張仲衡夫婦耳裏。仍然是目空一切充量愛他們的。伊一旁看得惱了。心想你們真與我作對。下不去不由發了一陣悶脾氣。將兩隻

腳往桌底下一蹬。將兩隻手往桌兒上一靠。便蒙着頭。發個狠。再不去看他們。然而眼睛雖不看見。神經上却又在那裏演電影。印象中還躲避不了那對張家夫婦。而且芳心中嘆嘆跳個不住。眼眶中熱淚又。有第二批新出產奔了上來。已把一方絲巾浸潤的溼透了咧。

那坐在對面桌上的孤身旅客方亮生。看在眼裏。以他平生研究婦人心理學的觀念和心得。豈有看不出。辭妙嫋清怨的裏面。但他以為誘惑一個好婦人。的機會到了。辦下來或可以算此次游山的特別紀念。咧自然便開始行他誘惑的初步。先向金惟章開口道「先生在火車上還如此用功。未免太勤勞了。」

金惟章只微微點了一個頭。並不與方亮生多說話。——在火車上。看書不如看車窗外的風景好咧。或是談

亮光也明知道金憎

此便好與金夫人攀談起來。果然在金惟

章一 點頭之下金夫

亮生一眼覺得這人
也來討我丈夫的無
趣倒有些冒失咧那
亮生却緊接着也問



外的風景好咧或是談些閒天也比看書有趣」這兩句談話正說在妙嫻心坎上不由便注意的聽但無論怎樣表同情也只能拿微笑和點頭兩種態度來表示亮生見有些意思便嘮嘮叨叨的往下直說然而妙嫻有些憎惡了這陌生的人在我耳根

外的風景好咧或是談些閒天也比看書有趣」這兩句談話正說在妙嫻心坎上不由便注意的聽但無論怎樣表同情也只能拿微笑和點頭兩種態度來表示亮生見有些意思便嘮嘮叨叨的往下直說然而妙嫻有些憎惡了這陌生的人在我耳根

邊獻殷勤。或者這廝在婦女頭上不大很規矩。想想還覺有些可怕。但無意中又把伊丈夫看了看。覺得爲人妻的遇着什麼驚懼的事實在是要靠丈夫作保護者。我丈夫不就在眼前嗎？又何須怕這麼一個冒失的陌生火咧？然又看明白了。伊丈夫仍然深藏在書本裏邊。似乎並沒聽見有人調笑他妻室。這種人也太麻木了。他既滿不在意讓旁人調笑他。妻我又何必那麼畏怯？輕易不與旁的男人說話。不知道的還以爲我是鄉村女子。不懂得交際。咧芳心。中這麼一發恨就鼓着十分的勇氣答了亮生一句。道：「坐火車本來是大家談談的好！」但一句話剛一說完。就陡覺得臉上熱熱的。實在是羞得很不由。

又深悔剛才不該答這一聲了。亮生得了回答。又看見妙嫻臉上泛起兩朵紅雲來。嬌羞得更爲美豔。便越發心癢癢地樂不可支。趕忙又湊上一句道：「對呀。多談些有趣味的話便不知不覺的到了那目的。地若一個人閑坐着。一時一刻一分的捱過去時間。格外的覺得長。教人坐又坐不住。走又不能走。活像坐牢一般咧！」妙嫻聽他比譬得太不倫類。又彷彿是專指着伊講譏諷。伊在這裏坐牢。登時心中又感着不快。再也不願與亮生答話了。無奈亮生不肯放鬆。更答訥着說了許多雜亂無章的言語。只逼得妙嫻靜聽。又聽不下去。敷衍他又沒有什麼可說的。只張着一張苦臉。擡起一雙淚眼。顫巍地望着伊丈。

夫巴不得。惟章把書本兒一丟替伊把亮生三言兩語打發走。但惟章始終只知道看書絕不顧念伊。這番煩惱有時翻過另一頁書在書縫中偶然看了亮生一兩眼也並不以亮生對他妻說話爲什麼蹊蹺之事既不阻擋也不攪上來作陪妙嫋絕了望心中又是一陣氣惱暗想你這書獃子既不知道世間上拆白黨誘惑婦女的利害自願讓妻室陪外人說笑。自己與亮生說話太無味而又無聊了加之平生沒有這般放浪過一邊胡亂說着一邊仍是羞愧和畏怯敷衍了一會究竟自己會說了什麼也記憶不得這真真是夢一般的囁語啊。

腳跟立得穩也不見得說兩句談話就被旁人勾引了去。況且還是稠人廣衆之間究有一個木偶般擺樣子的丈夫在身邊坐着咧落得與一個人談談閒話排遣這車中獨坐的沈悶於是心中一橫面皮兒

一老就附和起亮生許多話來但說來說去終究是勉強的和不自然的發生不了什麼新趣味。有時口中雖答着亮生眼中仍瞟着張家夫婦見他們還在那裏情話纏綿是何等自然的和協便越發襯出自己與亮生說話太無味而又無聊了加之平生沒有這般放浪過一邊胡亂說着一邊仍是羞愧和畏怯敷衍了一會究竟自己會說了什麼也記憶不得這真真是夢一般的囁語啊。

當天晚上到了泰安縣這三起遊人一同下了火車旅居在鐵路飯店內妙嫋在車上作了一天無謂的周旋又飽受着許多激刺到此實已疲乏得太狠了。倒下床去就迷迷糊糊的想睡但一入了夢鄉又常

常見着方亮生那可怕可憎的面影或竟至於伸起一隻巨靈之掌來握伊的手使伊突然於睡夢中驚醒。醒了又睡了又得夢後又免不了一驚直害得伊徹夜不安在第二天清晨起來的容光上增了無數層的憔悴。

早餐時分大家齊到食堂會食妙嫻也跟了惟章去剛一入座又見那可羨的張家夫婦與那可畏的亮生都分佔着兩個小桌兒在伊們的前面那張家夫婦不拘坐在一塊或立在一起總是親密愛戀時時聞着笑聲吃起飯來猶其是你勸我讓愛情比湯還低頭看看自己依然是向來那般寂寞一位科學家的丈夫上食堂也同到教室一般時時以書本兒

自隨麵包碟旁邊比旁人多一件東西仍是那本很厚的書嘴裏在吃食物眼睛還溜到書頁上比較起張家夫婦來彷彿那書本就是他愛妻並沒有伊這樣一個可憐的人伊一時勾起新愁舊恨又不免一番氣苦。

但那乘機而入的方亮生此時又挺着臉過來向惟章問早安惟章略點了點頭亮生便老實不客氣的坐下來與伊竟挨身而坐這一來更有談的了伊勉強也談了幾句但仍不知道說的是什麼一會兒把飯吃完亮生說道「我們到旅館外散步一回好不好」妙嫻問惟章去不去惟章此時正細心看一段書便搖頭說不去妙嫻觸了一鼻子灰一陣心酸得

很亮生又進一步說道「那末我陪金夫人走一趟罷」惟章樂得省事又點首答應亮生便催着妙嫻走妙嫻想想他竟把我交給這麼一個陌生人他也太無心肝對我了氣極後把櫻唇一咬就昂頭撇了惟章跟了亮生走去

亮生得了這麼一個侍從的美差自然是歡喜不迭。小心伺應着伊並時時進些誘惑的甘言無非說像夫人這樣一個美人惟章竟如此冷落伊連他都看不平繼又恭維伊如何美麗得蒙盛意與他訂了友誼實使他感激不盡此外又添了許多肉麻的話。大膽着說從心坎兒上愛伊要求伊憐諒憐諒伊愈聽愈奇實在是可憎厭暗想我何曾希罕你愛你說。

這多費話作甚但他仍是絮絮不了伊看出他的不可問的心事來便又是一場驚恐驚恐之下伊便想躲避他或說幾句表示拒絕的話但他老着臉還是逼得很緊伊又不覺有些薄怒暗道呸你把我當作什等樣人你休想哩但當着人這幾句峻厲的話又說不出況且鬧起來也不雅觀伊忍氣吞聲如身陷重圍被惡魔纏繞着一樣眼見得要遭人暗算逃不出這羅網便又遷怒到自己丈夫身上暗暗罵惟章道都是你不好空是一個做丈夫的人有妻室不知憐愛又不知看護才害得我受旁人欺負如有差池我看還是該你負責咧

從此一連住了好幾天每日都分頭出去遊山金惟

丈 夫 的 責 任

一〇

章雖說也帶着妙嫻去。但他只顧研究地質。沒有多大工夫和妙嫓賞玩風景。亮生不存好意。又時時緊隨了來。妙嫓日日在憂傷恐懼之中。這日子真有些不好過。看看丈夫。還是一點覺悟沒有。又不免添了無窮怨憤。怎奈自己不是那樣下流的人。萬不能因失戀而做出不端的事情來。更瞧不起那滑頭滑腦的方亮生。但如何才能禁止亮生不來胡纏。咧想了許久。頗想痛痛快快的向亮生表明自家心跡。勸他早些斷了這種妄念。不要再來這般苦苦相逼。我自家也好落得清淨啊。但這些話不是三言兩語說得完的。有好些話還不能說出口。咧況且在禮節上講。也萬不能破費一個稍長的時間與他作這種長篇。

的談話。除非是寫封信給他才可。將自己的無窮心事訴盡。

有一天金惟章一個人遊山去了。妙嫓冷清清地一個人在旅館裏便閉起房門。寫上那封要寫的信。在伊想實因滿腔心事無可告訴。今天又寂寞得很。寫寫信倒是一個消遣的法子。至于方亮生配不配受這封「爲知者道」的信。伊已無暇慮及。寫完後便悄悄跑到方亮生門外。從門縫裏塞了進去。

第二日這三起人不約而同的更上一層。搬到半山腰一個古寺裏住去了。方亮生懷中也早已揣着那封委婉淒涼的信。但也並看不出這信裏面的用意。以爲一個婦人肯與旁的男子通信。總是情書而又

有情的了。越發窮凶極惡向妙嫻做了許多異樣的表情的怪狀。妙嫻於是又後悔了。向這麼一個牛一般的东西通信說心事真是糟蹋筆墨。心中一發恨便推說有病。鎮日價不肯出房。好與亮生避面。亮生不知道仍是到處刺探伊找尋伊。又一天金惟章一清早到山頂上去看日出的奇景。隔夜妙嫻也原說同去的。到早上忽然不願意去了。亮生隔夜探明了消息。以爲妙嫻一定也去了。便也起了一個早要去。跟上誰知起床遲了半刻。惟章已經先行亮生萬想不到妙嫻還在寺裏。便匆匆也到山頂去扒了好一方大石上。以爲妙嫻也在那邊。一口氣趕上開口。

便喊金先生。金夫人。惟章看明了是亮生便懶懶的答道：「內人沒來咧！」亮生大爲失望。又因跑得辛苦了。脫下一件馬褂。像生氣的一般。往石頭上就摔。那馬褂鉸扣旁邊的口袋口。原是向外的一傾斜。就把妙嫻那封信傾了出來。那時天已大明了。惟章一眼看見那信皮上有「妙嫻上」三個字。甚是奇怪。便彎腰用手去檢亮生。一見心中着慌。便趕忙去奪。這一來動了惟章的疑心。是非搶着看不可了。便與亮生惡狠狠的鬥了一場。到底那亮生是一個身子淘虛了的人。打惟章不過。幾乎被惟章推倒往山下。去亮生一着急。狂呼救命。恰巧張家夫婦也趕到了。便上來解勸。并問爲了何事。惟章氣吁吁的答道：

丈夫的責任

一一一

這廝勾引我妻現有情書在此咧」亮生看那信時——是沒有成非禮的事實惟章急於要知道信的內容。

却早已在惟章手中了便又想上來便趕忙拆開一看只

見那紙上寫道

方先生！這幾天

承你的體念說我不能得丈夫的愛憐你爲我代爲惋惜我自是感你這番盛意的但我想起來我丈夫倒并非完全不愛我實人便都不打架了亮生明白過來曉得信上的話還可以教人看本來——因他是一個研究學問的人沒有餘暇來憐愛我



我究須原諒他的或者還是因我太笨拙的原故。當不起丈夫的愛憐也未可知。但無論怎樣我實因深愛我的丈夫才會渴望他愛憐我才會因他偶爾不愛憐我之故而引動一種悲傷我這種悲傷全合着古人那句哀而不怨的話絕不怨我丈夫的怨尚不敢背叛他嗎我如肯背叛他便是對他無情如果是對他無情他憐愛不憐愛我不關要緊我又何至這樣悲傷咧由此說來我實在祇有癡望我丈夫回過頭來重行憐愛我的一條心並沒有其他半點雜念請你不要誤會並請你尊重我的人格莫把我當作一種魂靈不清潔的人那末我在友誼上感激你不盡了你說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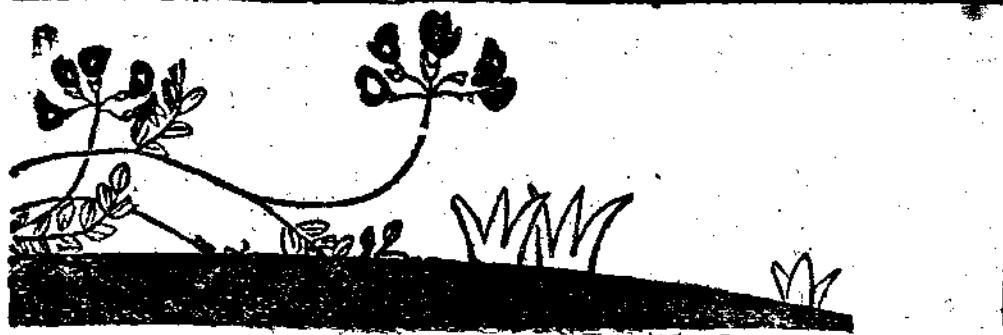
要憐我愛我但我想世上做婦人的以得丈夫憐愛為第一需要之事友誼上的憐愛總要不軼出禮義的範圍才好你要守着禮義才能說是真憐愛我若是有什麼分外的妄念究竟我是何等樣人也未免與你在友誼上憐愛我的本意相衝突了我視君為良友故以肺腑之言奉告你還得多體念我罷……

惟章看到了這裏一陣狂笑宛如得了勝利的一般便握住張仲衡的手道「張先生你該恭喜我我妻子在祇有癡望我丈夫回過頭來重行憐愛我的一條心並沒有其他半點雜念請你不要誤會並請你尊重我的人格莫把我當作一種魂靈不清潔的人那末我在友誼上感激你不盡了你說你

荷花大少新開篇

才·八·郎

八月涼秋桂子黃。荷花大少暗心傷。爲的是夏令衣衫已
不堪用。秋季的行頭寶庫藏。轉瞬中秋佳節到。店帳私
債要清償。想他在炎暑六月荷花日。得意洋洋氣概昂。
風度翩翩無限好。六郎丰貌勝潘郎。都只爲夏衣置備金。
錢省。故所以大少好將空架裝。那知道秋風一陣起天半。
美景良辰不易常。弄得他敗葉當風空弄影。好花經雨不。
留芳。諸公啊。爲人是望前總要兼顧後。得意應將失。
意防免得到西風一起色傍徨。



第三個犯人說。我的頭殺下來。

不咬草根。不咬松枝。一定要咬

住你的咽喉。這劊子手胆子雖

大聽了這句話。和方纔兩個犯

人的結果一比較。心中不免一

跳。然而他還裝做若無其事。說

道。你要咬住我的咽喉。那更有

趣了。於是舉起刀來用力的一

刀殺下去。

但是犯人的頭依然無恙。實在

劊子手把刀背來擊了他頭額

某時劊子手把殺罪的犯人排列着。逐一拿來斬首。要殺第一個時。

那犯人道。我的頭殺下來。一定會咬住那邊的草根。劊子手即忙一刀殺下去。頭滾到地上。果然到那去咬住松枝了。



第三犯

徐卓呆

個當精神已經懈怠。不料忽然被他當真的一刀。頭就落在前面地——方纔兩個臉色和善得多一點沒都讚他臨機應變處置得宜。

上再看那殺下來的顏面時。比着有苦痛憤怒之色。旁邊觀看的人。

此次清宮失火。禍由閨宦宣統帝赫然震怒。舉宮中所有太監。揀而出之乾清門外。爲數蓋有二千餘人之多。太監失所憑依。何從餬口。因擬被遣太監之安插法數。則以供芻蕘之採。一女學校之校役。向以女僕充當。不妨易以被遣之太監。既可杜絕流弊。又可充當重任。較之婆婆媽媽之女僕體面多矣。

程二嫁女者之陪房。贈嫁向以婢女老嫗充當。不妨易以被遣之太監。庶幾冠冕堂皇不失富貴人家之氣概。

三女浴堂女盆湯之堂倌。向以女子充當。未免氣力有限。難勝繁劇。今若易以被遣之太監。

庶幾擦背扦脚色道地可博顧客歡心。

四被遣太監可任產科收生之職。不曰穩婆而曰穩公。

五被遣太監可在尼菴中供奔走。不曰佛婆而曰佛公。

被遣太監之安插法



人面不知何處去

趙茗狂

文學家杜。又。牧。瞧。見。了。小。窗。外。那。一。樹。迎。風。招。展。綽。約。無。比。的。碧。桃。花。叢。地。裏。又。把。舊。日。的。情。事。勾。起。來。了。想。道。去。年。此。日。伊。不。是。走。來。訪。我。並。肩。立。在。小。窗。之。下。共。賞。此。一。樹。碧。桃。的。麼。如。今。伊。又。拋。了。我。不。知。到。那。裏。去。了。想。到。這。裏。不。覺。失。聲。嘆。道。人。面。不。知。何。處。去。誰。知。嘆。聲。方。已。隔。壁。房。中。也。有。一。個。人。接。著。嘆。道。人。面。不。知。何。處。去。又。牧。暗。想。這。個。人。真。奇。怪。極。了。怎。麼。我。這。樣。的。嘆。一。聲。他。也。同。是。這。樣。的。嘆。一。聲。到底。是。什。麼。意。思。啊。不。覺。又。嘆。一。聲。道。人。面。不。知。何。處。去。誰。知。那。面。也。跟。著。又。嘆。一。聲。道。人。面。不。知。何。處。去。此。時。又。牧。倒。有。些。生。氣。起。來。了。想。這。個。人。忒。無。賴。了。怎。麼。我。在。這。裏。嘆。氣。他。也。一。味。的。跟。著。學。了。起。來。莫。非。就。是。住。在。那。面。的。

人面不知何處去

那個大塊頭。他遷進這屋中還沒久。我所以還沒。有知道他的底細。不料他是這樣的一個人物呢。想。不是你個人有的。你怎好禁止。我又牧又道。但是。我。著。便氣鼓鼓的跑了出去。在隔壁的房門上敲了起。來了那面。也就有人走來。開門就是那個大塊頭。又。收一見他面也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氣憤憤的問道。朋友。你怎麼一點道理也不懂。人家在那裏嘆氣。你也無緣無故的跟著嘆氣啊。大塊頭笑道。你這個人真專制極了。你這句話也無理極了。怎麼只許你嘆氣。不許我嘆氣的。又牧被他這麼一說。倒不覺呆住。了。想道這句話倒說得不錯。啊嘆氣也不是什麼專利事業。並不能禁止人家的半晌。纔又說道。嘆氣由。你去嘆。就是了。原不能禁止你的。不過爲何我嘆這句。分坐下來了。又牧便說道。如今請你告訴我罷。大

一句你也嘆這一句啊。大塊頭道。這一句是唐詩。並一定是有道理的。我的嘆氣一定是無緣無故的是沒有道理的呢。又牧又逼緊一句道。那麼你是什麼道理。例要請教。請教大塊頭。把眉兒皺了一皺。纔說道。也罷我就來告訴你專制之高鄰。啊專制之魔土。啊請進來罷。又牧聽了這種不倫不類的稱呼也笑了起來。一壁也跨進室中。于是彼此倒客氣了幾句。分坐下來了。又牧便說道。如今請你告訴我罷。

塊頭笑道。我總告訴你就是了。不過我倒要先聽聽。你。的事情。又牧嘆道。唉。你要知道我的事情麼。說起來。真是可嘆啊。我是一個落拓江湖的人。雖沒有杜牧之這樣的才華。却有他的那種放浪年年的載酒尋春。倒也把這種無聊的歲月很快樂的消磨去了。但是總抱著逢場作戲的宗旨。從沒有一著跡象的。有幾個知道我的。倒又說我是目中有妓。心中無妓。的程明道了。誰知去年正月內在這裏的青樓中邂逅了一個妓女。喚明如珠的我的一顆心竟輕輕的被伊攝了去。竟深深的種下了情根了。從此朝朝暮暮。總在伊那裏好像受了催眠術似的。萬萬不能自主。就是伊的對我看去也像是一往情深萬般縵繩。

總說願爲夫子妾。非我不嫁的了。所以一年之中我總死心塌地的對住伊。凡伊苟有所命。我無不思索。敵賦以應的。有時實在力不從心。還要乞靈于賣賦之金。自謂如是。總算可以對得住伊了。不料伊對我那種行爲都是假做出來的。都是把來哄騙我的。去年大除夕。伊竟一聲兒也不響。跟著一個貴公子走了。等我趕了去。只落得一個鳳去臺空。空揮幾行清淚罷了。唉。你說可嘆不可嘆啊。如今我在室中看見了這樹碧桃花。驀地又把去年的情事勾起不由的嘆了起來了。大塊頭聽完笑道。原來是這麼一回事。這有什麼可嘆的。上海這個地方像這樣的事情。一年也不知要發生多少樁。如果人人都像你這樣的。

感嘆起來也感嘆不了。這許多人面不知何處去。這一句詩句不是都要被你們這班人唸爛了麼？我倒要替他叫屈呢！又牧聽了不覺呆了一呆，想道：這個
人好大口氣，竟作此驚人之談！啊！也就說道：你以為我這種事情沒有感嘆的價值麼？好，就算你說得對，我也不來同你強辯。如今請把你的事情講出來。龍大塊頭道：咳，我的事情確與你的完全不同。你如果聽完了定要說道：這是應該感嘆的，並且要說我這一句詩一點引用得不錯呢！如今我來對你說罷。

我是某大學的畢業生，對於理化及各種科學我从小就喜歡研究的。每想發明幾件東西，也替我們中國的科學界吐吐氣。後來我瞧見世界上人的面孔，要算最是不一的了。差不多一種人有一種人的面孔。但是再把他細細瞧一下，覺得都是假做出來的。不自然的居多，不覺想到從前不是有一種面具可以給人戴的麼？我如今何不參以科學上的方法，把他改良一下，使人家戴了上去，好似真的面孔一樣。他改了一點，瞧不出有什麼破綻。那一個人要裝什麼面孔，就把什麼的面孔戴上。不是十分便當？人人歡迎，的麼？如能達到這個目的，那倒是一個空前絕後的大發明。至于營業發達，可操左券，更不消說得了。主意想定，便下死工夫試造起來。費了三年工夫，纔製成了一種勞働家的面孔。因為世界上這種人最多。

先把他來製造一下成績倒頗不惡竟與真的一般。我不禁喜的了不得便把他做了一個本位再把原料和各種液質增減損益起來訂定了各種面孔的公式以爲大致不差的了不過有幾個不關緊要的小地方略略須改動一下就是了等到來到這裏我就依照公式把那各種面孔配製起來這是三天前勸手的浸在一種液質中照理今天是應該成功的。誰知我今天取出來一瞧唉一張張都變了都與我先前的希望不符了又牧此時正聽得出神忙問道都變了什麼啊大塊頭有氣無力的說道一張張的都變了野獸的面孔你道這不是很奇怪的麼這不是很使我失望的麼剛纔我爲了這件事情正很

愁悶的坐在這裏忽聽得你嘆了起來而且又是一句人面不知何處去不覺觸動了我的心事所以也跟著嘆了起來又牧道這種變樣的面孔如今在什麼地方啊大塊頭向左側一間耳舍指指道就在這間暗房內我來租房子的時候不是就對你說要隔出這麼一小間房子上下四周都密不通風的圍著把他做成一間暗室麼就是爲此而設的裏面地方雖不大好在我的製法很省使用不著許多東西所以倒也彀用了又牧道你也能領我進去瞧瞧麼我如今聽了你這一篇說話爲好奇心所引動倒有些欲罷不能了大塊頭道這是可以的你隨我來罷不過還有一句話關照你你見了這種野獸的面孔

千萬別害怕呢。說著便引又牧走進暗室。隨又把門關上了。又牧擰眼一瞧。只見靠壁設了一張長桌上。面放了一個絕大的磁製洗盆。藥水浸得滿滿的隱隱還有許多東西浸在裏面。大概就是這種面孔罷。案端放了一盞長而又大的乾電燈。燈上的玻璃是綠色的。所以滿室都現著陰慘慘碧沉沉的光。距案三四尺的上面還設了一個擋板。橫七豎八放在上面的都是玻瓶紙盒之屬。此時大塊頭已在盆中取出了。一張面孔指給又牧道。你瞧這是什麼面孔。又說道。這是一張狼的面孔。大塊頭道。不錯。也就是軍閥面孔的變相。又牧倒笑了起來。這種變倒變得。

很有意思了。如今一般的軍閥又是貪又是狠。真和狼差不多。他們那種死要錢不顧人民的死活。自己手中差不多已有好幾千萬。還在那裏拼命的搜括。不已不是一種狼的行爲麼。大塊頭笑道。好好。你倒發起議論來了。請再瞧這一張罷。又牧就他手中一瞧。見是一張猴子的面孔。便問道。這是什麼面孔的。變相。啊。大塊頭道。這是政客面孔的變相。又牧又笑起來道。不錯。如今一般政客真像一羣猴子啊。看天有好把戲。頑了出來。麼。咳。拿猴子來比他們。那是最對沒有的了。說完自己也向盆中取了一張出來。

見是一張老虎的面孔便問大塊頭道這又是一張什麼面孔的變相大塊頭拿來一瞧說道這是妓女面孔的變相又牧道你不會弄錯麼大塊頭笑道這是不會弄錯的你瞧這些面孔的下面都縛了一塊小小的牌子上面註明號數幾號是什麼面孔我是記得清清楚楚的呢又牧道那麼這一變有點變得不對了照我看來妓女的變相應該是狐狸大塊頭道你的話不對不對從前的妓女可以說是狐狸如今的妓女簡直是猛虎了你瞧他們對於客人都是兇狠狠的何嘗用一點兒狐媚的手段而他們那種心思比從前要厲害到十倍不是猛虎是什麼呢就是你的那位貴相知伊也……又牧聽到這裏不覺

暗暗點頭一壁忙又止著他道不要說了且瞧你手中這張面孔又是一個什麼東西呀這不是黃鼠狼的面孔麼大塊頭道是的這是資本家面孔的變相又牧道資本家是黃鼠狼這倒有點像的不過一個巍巍然的資本家竟變了一隻黃鼠狼未免變得太小一點麼大塊頭道照我看來這倒變得很對的資本家喜歡吸一般勞動者的血和黃鼠狼喜歡飲雞的血同是一樣的並且人們天天在那裏痛罵資本家却又天天去和他接近不知怎樣防備這和一般人明知黃鼠狼的可惡但是對於他防備得很疏忽不如防狼防虎的這樣厲害這又是一樣的麼又是你那位貴相知伊也……又牧聽了把頭點點又在盆中取了一張出來見是一

雙狗的面孔便說道這個不用說得定是官僚面孔的變相了大塊頭在下面牌子上看了一看說道不錯是的又牧笑道這真變得有點意思了官僚對於上官那種搖尾乞憐的態度對於差缺那種擇肥而噬的態度除了狗實在沒有別的東西形容他們呢說著又瞧了下去一張是猩猩的面孔是慈善家面孔的變相一張是蝙蝠面孔是新聞記者面孔的變相又牧暗想道這兩張倒也變得不錯啊慈善家那種假惺惺的樣子真像一頭猩猩新聞記者那種東風東倒西風西倒的樣子真像一隻蝙蝠再瞧瞧益中還有許多面孔浸著想我一時那裏看得了這許多不必再看下去了橫豎都是些野獸的面孔就是

了不過文學家面孔的變相到底是怎樣的我倒要瞧瞧啊想著便對大塊頭說了大塊頭便在盆中尋了出來遞與又牧又牧忙接來一瞧暗暗笑道好慚愧啊我們文學家竟是一頭老鼠啊但是轉念一想這倒有點對的如今一般文學家那種眼孔小見識短不是和老鼠一樣的麼他們所得的不過人家所賸下來的一點兒而自己反得意的了不得不又是和老鼠一樣麼他想到這裏不覺入了玄想竟拿在手中開門走了出去了一到日光之中又向那張面孔一瞧不覺咦的一聲喊了出來道這張很清秀的很文雅的面孔不是一望而知是張文學家的面孔麼何嘗是老鼠面孔呢大塊頭聽了忙也奔了出來

瞧果然對的忙又奔了進去拿了一大疊面孔出來。則張張都和他所希望的相同的何嘗有什麼野獸的面孔。倒不覺呆了起來。隔了半晌。纔像想起了什麼似的。對又牧說道。我如今纔明白了方纔因為那盞乾電燈電光力太強一點。所以把他們的反面都照了出來了。如今一到日光中就不要緊的了。這樣說來。我這種偉大的發明已告成功了。並沒有失敗呢。但是這倒要謝謝你的。如果沒有你來。我至今

恐怕還在氣惱著。沒有知道其中的真相。萬一氣惱得厲害起來。把這種面孔都毀棄了。也是說不定的。這不是前功盡棄麼。說完。把那一大疊面孔都放在桌上。很殷勤的。和又牧握手。又牧却在那裏遐思。想明如珠。那張面孔外表瞧起來。固然如花如玉。伊那裏面恐怕也是一張老虎面孔。麼可惜。伊如今不知何處去了。不然。我倒要把這盞乾電燈照伊一照。呢。不覺又失聲嘆道。人面不知何處去。

滑稽美容術

韻香閣主

少年人每多白髮。殊不雅觀。余得治療之法。一既易且効。諸君不妨一試。之法購上等黑漆少許。就髮白處染之。待乾後。雖久不變也。

人面不知何處去



話清技南

牛·飯·戚·

△何授良身後蕭條

說大書最難首推三國志自桃園結義至降晉一統始終計一百二十回其中人名官名地名物名有聖賢有仙佛有忠孝節烈妖魔鬼怪舉天下古今世界事事物物莫不包括於書中故說此書者非絕頂聰明學識到家斷斷不能見長若徒特業師傳授幾句老腳本死書而已奚足見稱於時哉何授良即非光裕社員向在江湖演說投拜王效松門下而入內道王氏說水滸負盛名兼說三國非所擅長何之投拜王氏者不過挂名而已授良入光裕社後聲名雀起到處歡迎上年因爭奪場子與人衝突糾葛遂赴上海卽被新世界遊藝場邀去今春黃兆麟亦入新世界黃兆麟爲老名家永年之子許文安之高足弟子說三國與授良較短長一時瑜亮也授良遇此勁敵拚命賣力借助於阿芙蓉體素孱弱勉強支撑驟得嘔血疾扶病登壇死期至矣立秋日溘然西逝貧無以殮一子十四齡頑甚難望繼起



劫後餘生記

(張雲鶴寄自東京)

癸亥夏。房主東鄉男爵。携眷赴輕井澤避暑。留伊藤花守戶。囑僕同老伴佐枝達照料一切。事多任重。宅園人單勢難兼顧。九月一日。爲其太夫人三週祭祀。伊藤佐枝上墓獻花。千坪院宇。惟僕一人。時方過午。而地震起焉。適獨坐觀書。因震勢甚劇。急起出戶。擬至花園廣場中。迨足一着地。如登跳板。寸步難行。匍匐數武。幸抱一樹。方得起立。則見所居之房。忽俯忽仰。如樹搖風旋。聞人聲鼎沸。房倒屋塌。磚飛瓦落之聲。震天撼地。歷五分鐘方止。但見鄰家老少。携男抱女。奔入避險者。不計其數。皆形色驚惶。連呼可畏。未久。佐枝同伊藤奔回。見僕安然脫險。如隔世重見。不勝快慰。且告僕墓地石碣傾倒者十有八九。斯時微震屢起。無敢入戶取物者。僕則先由院中覓木櫈戶板等物。以備架床。又趁微震甫息。入戶取鋪墊。及一切應用物件。即喜讀之紅雜誌世界小說等。亦不忍輕棄。後又慮及晚餐無着。急往街頭購物。惜爲時已遲。僅得餅乾白薯少許而回。至午後三時。震災傷人。隣區失火之惡耗紛至沓來。震勢時起時息。僕因居日有年。已成司空見慣。

劫後餘生記

二

驚懼全消。遂往隣區平河町慰問宮島吉敏及承召棠兩友。其時本區東隅赤阪溜池一帶火光熊熊直冲霄漢。避災搬物者途爲之塞。至則見宮島夫婦正在搬取包裹雜物。僕作趣言曰。此已世界末日。君尙取物何爲耶。時微震復起。余作別至召棠寓。見其帶二子愛妻女僕五人在街心坐守。相見甚歡。僕力勸其棄家至余處園中避險。召棠因室有要件。不納僕言。余卽囑其僕迫卽來歸途見火勢東下。知該地無危心方略安。是晚食宿在院。至夜深竟酣然入夢矣。次早僕方在院中飲茶。召棠帶其長子來。細訴被災之慘。淚隨聲下。幸人口無恙。因尙擬往取零星物件。留妾同幼子等看守。無車甚難於行。僕同其立往。幸遇一車並不言價。載人物到舍。僅取價三元。如在我國。當此生死呼吸間。決無人肯作此從井救人之事者矣。是日所聞之慘狀。筆不忍書。來花園避震者。以婦女幼兒居多。計七八十名。我三家數口。在中院張幕露宿。三日晚房主東鄉君聞耗歸來。僕如釋重負。並言夜間尙有強震。不惟不宜入戶。露宿亦限以夜中卽起。以防宵小放火。至四日晚。僕始得與召棠一家同居一室焉。五六七日夜尙戒嚴。惟趁日間外出購物。託人借居。幸得暑假回國友人空房一所。召棠一家次日移入來。寓避難之三日。友亦先後回鄉。市面大有生機。僕起居亦漸恢復原狀。事後據警局調查。死亡數約在三十萬人以上。而僕竟得瓦全。劫後餘生。不可謂非天幸矣。

改字

瞻廬

赤心愛國之赤字可改作音同字異之拆字今之怙惡軍閥通電自明心

跡輒以愛國二字爲口頭禪口頭愛國而良心則已拆毀無餘此之謂拆

心愛國

推位讓國之讓字宜改作音同字異之讓字唐虞揖讓頗合民主國精神

而今日則反是總統任期未滿而野心勃勃者已迫不及待一手推倒尊

改字

迷信的家庭

迷信的家庭

范烟橋



有一位頭腦很清楚富有科學思想的柯學麌興匆匆的從大西洋轉過太平洋還到中國他眼見中國家庭內幕實在腐敗得不堪聞問必須以身作則大大的改革一下本來他有一位在未出洋前訂下的未婚妻打聽得伊程度幼稚實在配不上做新家庭的內助因此他開手就根據法律學理和伊解除婚約另外從公開的社交上自由戀愛了一位志同道合的顏耐初女士從認識到行結婚禮不過一百小時可算得時間經濟達乎極點了他的父母給他的科學

改字

迷信的家庭

三

位。一手。攘。國。權。名。之。曰。推。位。攘。國。
庶。幾。名。副。其。實。

匪。字。可。以。改。作。管。字。匪。字。分。析。言。之。
個。個。匪。也。管。字。分。析。言。之。個。個。官。也。
臨。城。劫。案。改。剿。爲。撫。於。是。向。之。所。謂。
個。個。匪。者。今。則。一。變。而。爲。個。個。官。矣。
匪。字。改。作。管。字。誰。曰。不。宜。

排。解。之。排。字。應。改。作。提。字。提。議。之。提。
字。應。改。作。排。字。排。解。改。作。提。解。者。化。
非。爲。是。也。提。議。改。作。排。議。者。化。是。爲。
非。也。是。非。顛。倒。於。今。爲。烈。故。排。字。可。
變。而。爲。提。字。提。字。亦。可。變。而。爲。排。字。

話。震。驚。得。目。瞪。口。呆。只。得。袖。手。旁。觀。由。着。他。擺。布。不。多。時。索。性。奉。餽。
他。了。從。此。他。長。手。躺。脚。的。着。手。辦。理。家。庭。改。革。了。
他們。倆。第。一。步。要。把。家。政。照。着。科。學。分。析。各。自。分。工。做。去。學。磨。對。外。
耐。初。對。內。大。家。在。談。話。會。裏。磋。商。妥。洽。定。下。幾。條。規。約。來。大。家。遵。守。
並。且。擬。了。一。種。家。政。系。統。表。掛。在。內。室。可。以。照。着。做。去。一。絲。不。亂。權。
限。上。非。常。清。楚。全。沒。有。推。諉。據。越。在。那。起。居。室。裏。掛。一。隻。正。確。的。寒。
暑。表。並。且。立。一。張。衣。服。溫。度。配。當。表。到。什。麼。度。數。應。該。穿。什。麼。衣。
服。要。是。到。了。限。度。再。也。不。容。遷。就。的。有。時。耐。初。忘。記。了。學。磨。便。提。醒。
伊。學。磨。忘。記。了。耐。初。也。要。關。照。他。最。忙。碌。的。是。春。夏。之。交。秋。冬。之。際。
天。天。氣。不。知。道。要。變。換。幾。次。朝。上。穿。大。衣。近。午。脫。去。大。衣。晚。上。換。
一。件。外。褂。夜。裏。又。要。披。上。大。衣。耐。初。更。是。變。化。得。像。扮。戲。一。般。一。刻。
兒。珠。皮。一。刻。兒。厚。棉。一。刻。兒。薄。棉。一。刻。兒。夾。衣。一。刻。兒。又。是。棉。衣。皮。

含犀霏玉軒筆記

美善

律西

△女子職業詩

生活程度日高漚土一隅尤爲爨桂
炊珠恃男子一人之力一家數口往
往不能致溫飽故小家婦女類皆各
執一羹或自食其力或輔助其夫不
皆坐食也昔年大世界報曾繪有女
子生活畫八幅余各綴以一詩其插
秧云沾裙塗足暮還朝碧毯平鋪入

衣的更換在廚下工作又要穿單衣因此那衣架上和估衣店裏一樣花花綠綠十分好看了到了夏天還要夾着沐浴的事兒一天到晚實在沒有什麼空閒了有一回來了一個狠淘氣的孩子來做客人見着寒暑表狠是驚奇用手指捏着水銀珠忽地見那中間一線水銀逐漸的上升他更是高興索性用嘴對着珠兒呵氣不多時升上了十多度孩子走開了學磨偶然走到跟前見了寒暑表的度數不禁嚷起來了喚着耐初天氣頓然高溫了趕快換衣服罷他自己也手忙腳亂的脫去了大衣等到他們倆適當的衣服剛纔換定忽然那溫度又降下了學磨照例又把大衣披上耐初也是這樣的更換不過耐初疑心他或者看錯了度數否則那裏會在幾分鐘中間氣候升降這樣快呢後來聽得那孩子告訴他的母親說那壁上掛着這個小東西自己會升降怪好頑的學磨纔恍然大悟暗暗慚愧却

望遙爭似薰香諸女伴心田但解種

情苗其搖船云蕩槳江邊去復還膚

圓六寸謝羅紈妾心清似中流水莫

當江山一例看(江山妓船名)其梳

頭云陌頭聽唱賣鮮花曉起經過趙

李家挽起綠雲菱鏡裏阿儂心竅比

靈蛇其賣藝(即弄缸鑿)云尚武精

神屬女兒驚人絕技動人姿一身顛

倒隨丸轉猶記當年弄瓦時其雍面

云索垢吹毛態轉妍鏡邊促膝話聯

翩李郎才調張郎貌暗裏憑儂一線

牽其扇米云取其精粹去粧糠豚酒

上了小孩子的當

至於烹飪上更是周折第一材料的選擇必須翻檢關於衛生的書籍看他所含蛋白質澱粉質脂肪質和水分的多少配置得十分合

宜那不容易消化的物品絕對不肯吃的第二烹煮的謹慎除掉洗

滌力求清潔以外放在罐裏的時候也有時間火候的標準煮成了

菜蔬照着中菜西吃法各自分食筷碗都用沸水洗過要是有剩餘

的概不留着都送到門前狗食鉢裏去所以有時倒去的反比吃的

多這一筆消耗數目却是可驚呢每次飲食自然有一定時間不到

規定時間再也不肯先吃的他家幾個親戚爲了這個問題不約而

同的不敢上門拜訪了因爲烟酒是激刺的興奮劑他們倆遠而避

之是不消說了對於來賓也是一視同仁推己及人只送着一杯沸

水有時親戚們起身得晚些第一頓早餐趕不及第二頓午餐等了

籌車。頗。既。償。終。日。迴。腸。原。九。轉。風。輪。
更。比。妾。心。忙。其。裁。衣。云。手。持。刀。尺。費。

思。量。肥。瘦。腰。肢。稱。短。長。一。事。最。增。帳。
觸。處。不。知。誰。氏。嫁。衣。裳。其。會。計。云。左。
手。持。籌。右。簿。書。千。條。萬。緒。不。模。糊。女。
兒。心。細。原。如。髮。奚。俟。尋。求。記。事。珠。

△有土此有財

浙。西。某。鎮。有。王。廣。照。者。曾。以。佐。雜。需。
次。鄂。省。光。復。返。里。專。以。敲。詐。爲。事。庇。
賭。包。娼。無。惡。不。作。鄉。里。側。目。視。之。無。
如。何。也。妻。方。氏。不。安。於。室。盡。捲。所。有。
而。去。廣。照。多。方。偵。察。冀。獲。璧。返。一。日。

長。久。他。們。倆。又。是。竭。力。反。對。閒。食。的。因。此。小。點。心。也。不。買。些。親。戚。們。
誤。會。他。們。的。意。思。以。爲。一。定。是。吝。嗇。的。原。因。

屋。子。裏。收。拾。得。十。分。清。楚。不。容。有。一。點。灰。塵。留。在。食。器。和。用。具。上。面。
石。炭。酸。日。常。要。用。的。在。掃。地。以。前。先。把。石。炭。酸。水。洒。一。遍。一。來。防。
止。灰。塵。的。飛。揚。二。來。死。微。生。蟲。所。以。他。們。臥。室。裏。簡。直。像。醫。院。一。
般。有。一。種。藥。味。採。光。通。氣。自。然。十。分。講。究。有。一。回。耐。初。發。了。兩。次。寒。
熱。臥。在。床。上。不。能。起。身。學。磨。便。去。請。一。個。名。醫。來。診。治。那。名。醫。踏。
進。房。門。見。那。對。準。床。兒。的。幾。扇。窗。兒。開。得。筆。直。天。氣。又。在。秋。深。一。陣。
陣。尖。銳。的。風。吹。到。床。上。帳。兒。也。有。些。飄。動。那。名。醫。分。付。把。窗。兒。關。起。
來。學。磨。堅。持。不。可。說。空。氣。流。通。是。狠。普。通。的。衛。生。話。怎。麼。你。做。了。醫。
生。還。不。知。道。麼。那。名。醫。格。格。冷。笑。也。自。由。他。不。和。他。辯。過。一。回。名。
醫。開。了。藥。方。去。了。誰。知。這。一。夜。寒。熱。格。外。厲。害。學。磨。兀。自。焦。急。再。去。

方徜徉車站間值申班火車抵站見一少婦手携巨包下車舉動倉皇身段酷似其妻乃自後呼曰汝何胆大乃爾豈謂吾目盲耶速留爾物或可貸汝一死婦聞聲回顧廣照始知誤認方擬自謝齒莽見婦回眸一笑略無怒容知其所携必爲私物乃尾綴之益肆恫嚇婦忽止步曰君家有便所否吾在車中徧覓女廁不得今距舍尚遠請君一行方便也廣照大喜曰有有蓋凡販私者遇窘迫時多用此計臨去則盡置所有以爲酬免致

請那名醫到來那名醫過來便問房裏的窗兒終究沒有關麼學靡說到了晚上只開放一扇其餘的都關上了那名醫說糟了糟了一定在那出汗的當兒受了風因此寒氣便不得發洩出來了學靡那時也有些着慌便問有沒有方法想那名醫說方法怎麼沒有不過你一定要聽我的話纔是否則便徒勞而無功只好另請高明罷學靡爲了這回事却不得不屈伏把他科學上的信仰犧牲了後來耐初病愈了學靡對伊說真是奇怪有時科學上的話竟有些不驗的啊他們最覺得困難的便是雇用老媽子了普通老媽子年紀都在三十四十之間經歷多喜歡發表意思對於他們倆的舉動時常要發生衝突年紀大些又是操作用不出氣力聽覺視覺都有些模糊年紀輕的愛遊逛躲嬾爲了這問題時常在那裏進退有一回用到了

當官受罰借可保全顏面平日售其技者屢矣卽邀婦至家己則待於門外須臾婦空手而出知已盡置所有乃任其自去入室果見大小土鑿鑿堆於案上方逐包檢視忽見巡警二人推而入曰汝私販烟土應得何罪卽欲捉將官裏去廣照知人現獲無可置辯願將所得盡以奉贈另書千元借據一紙於三月內清還哀乞

一個十八九歲的大姐翠止行動倒還靈敏只差有些孩子氣學齷齪想利用伊的孩子氣造就成功一個大姐之王便請耐初在晚上把科學常識講給伊聽伊也樂而忘倦着實用心因此耐初便再進一步教伊識字只是伊雖不愚笨却只能用強記功夫不能起思考作用覺得識字比聽講要難上幾倍漸漸生厭了在耐初髮鬚得了個得意高足狠想把衣鉢傳給伊有時竟忘其所以當伊真個是門弟子要施行那夏楚之威了嚇得伊哭了一夜天明了算帳動身並且在外面造成了一種空氣說那柯家是一個不近人情的害獸家庭

他家自從年初一到年三十生活狀況簡直一式印板一些沒有變之蓋婦亦本鎮人年少貌美孀居已久平日特販土爲活局中巡警多與做工作因此可以在家裏把科學試驗起來不過有時竟大失効力

聯絡倉猝被窘竟以機智獲免來者。二人皆與有秘密關係者也。事後廣照每謂人曰吾三十年老娘今日倒繩孩兒矣。

饗餐家言

楓隱

(十) 小兒歌可包二十二史

有小兒歌於室曰阿大阿二挑野菜。阿三阿四裹餛飩。阿五阿六吃餛飩。阿七阿八舔缸益。阿九阿十甩碎破缸益。余聞之謂客曰此歌可括中國。

狠使他們懷疑而灰心。他家後面有一塊空地。耐初發起從事種植。學鑿也狠贊成。便翻了許多植物學書籍。照着上面所說的培植方法做去。可是沒有助手。第一年或續狠平常。第二年興致更好。索性用了兩個花匠種植。四時花木誰知那花匠也是頑固性成的學鑿。把書上的話告訴他們。要他們照書而行。他們當面含糊答應。却全不理會。你說要放在太陽裏。他們偏放在陰處。你說要澆肥料。他們單澆些清水。要和他們理論。他們便說出許多經驗的話來。甚至拍胸脯擔保。四時開花沒有間斷。第三年上學鑿覺得他們全不合學理。所以開的花也平常得狠。他便辭去。他們另外用了兩個。只有氣力沒有種植經驗的鄉農自己指揮。他們不料比上年更見退步。有的結得十分堅實。竟開不出花來。半途曬去。有的只生了狠鴨。盛的綠葉連花也沒有一朵。不由得不嘆一口悶氣。

二十二。史客問其故。余曰。阿大。阿二。挑野菜者。謂開國之君。南征北討。備極辛勤。爲子孫開創基業。如漢高祖。唐太宗等類是也。阿三。阿四。裏餽飪者。謂守文之君。雖無櫛風沐雨之勸。然猶必宵衣旰食。精圖治爲天下。定太平。如漢文帝。宋仁宗等類是也。阿五。阿六。吃餽飪者。謂中葉之君。承前朝之積累。國家豐厚。豫大府庫充裕。於是狗馬聲色土木。惟其意所欲。爲備享玉食萬方之奉。如漢之武帝。清之乾隆等是也。阿七。阿八。鈿缸盆。

後來學廣說。還是養雞龍生利也。厚並且用人工孵化。生殖得很快。比種植花木好得多咧。因此把花木拔去。造了雞籠。天天命人洒掃。收拾。雖是難國。却比尋常家庭還要乾淨。所喂的食料。也是照着動物學上的理論。揀上等的米給他們吃。並且也有一定時間分量。只能分食罷了。不料到底計算。死去有七分之三餘下的。也是差不能分食罷了。到年底計算。死去有七分之三餘下的。也是出筋露骨。瘦得像小鳥一般。耐初。開了簿。計仔細。計算一下。每頭。的價值。大概在兩元左右。蛋也。生得不多。到了明春。想用人工孵化。雖有三分之一成功的。却養不到一兩個月。早又死去一大半。不幸。他們生了兒子。生了兒子。便把平日的生活規則都破壞了。爲了寵愛兒子。少不得要遷就一些。本來還想維持。不過爲了兒子的需要。無論什麼都犧牲了。最可怪的。他們自從自己當家以後。祭祀。一項。老早就廢除了。不料兒子生病了。中西名醫。一個個束手無

者。謂叔世之君。其時國庫已漸形竭。蹶。不能如前之揮霍。然尙能羅雀掘鼠。勉力支持。以偷安。旦夕如漢之哀平。清之嘉道等是也。阿九阿十。甩碎破缸盆者。謂末代之君。中央解紐。四方水旱刀兵紛起。政府卽欲不破產。而不得。如漢之桓靈。明之崇禎等是也。由是言之。則此歌非卽一部二十。二史之縮影乎。

策那老媽子說看來有些鬼怪也說不定的還是化掉幾個垃圾錢。罷耐初心裏頓然活動起來可巧那天耐初又做了一個夢兒有十三四個年老的男女向伊要飯吃伊便逼着學靡破天荒辦一席酒菜。祭回祖先學靡那裏肯聽耐初便暗地裏辦了些東西祭過了。可也奇怪兒子竟漸漸的好起來了。耐初便把老媽子當作顧問諮詢。議索性燒香求佛許願拜懺鬧得學靡沒有鼻頭來出氣。後來兒子竟全愈了。耐初對學靡說大概神鬼也是科學中間的一科目罷。學靡雖然說得十分明白這是偶然湊巧斷乎沒有鬼神的。但是耐初再也不肯像從前一般順從他了。因此他們倆時常要起衝突。只是結果總是耐初勝利的。

內光



一 蟻 門

海上漱石生

螞

蟻是極小極小的一種蟲類。却很能知道。合羣頗有些團結力。並且能忠於事主。在

乃是同種。何苦惡。很。很。自。相。殘。殺。
實在說。不過去。那知。其中。有。個。緣。

故。乃。因。出。了一。種。飛。蟻。飛。來。飛。去。
的。在。兩。方。面。搬。動。是。非。倏。而。助。南。
飛。蟻。不。也。是。螞。蟻。嗎。何。以。要。挑。撥。
南山。北山。的。螞。蟻。不。和。祇。因。他。多。

華山的螞蟻。有黃的。也有黑的。近
來忽然不和黃的。據着北山。黑的
據着南山。彼此各不相容。存着個
吞併的念頭。鬧得烟霧障氣。其實。
蟻有得爭。閑下去咧。

蟻 門

二

的死慘不可言。而且連糗糧也都沒有了。東移西借的還欲罷不能。他却祇在雲端裏看着相殺誰敗誰勝一些不干他事。這一種的飛蟻真是可惡到了極點。

不好了。不好了。螞蟻窠裏又生出無數東倒吃羊頭。西倒吃豬頭的白螞蟻來了。白螞蟻乃是怪蟲房子裏一有了他可以把梁柱立時蛀壞房子。頓時坍倒下來。螞蟻窠裏一有了他便攬得個不亦樂乎。他却結交飛蟻。吃得飽兒的幹

那強凶不法的事兒。有時又向黃蟻黑蟻尋些食吃。不過飛蟻最是利用着他近來窠裏頭已空空如洗了。還要設法去餵養他們恐怕他們跑了。開去失了臂助唉……

很能知道合羣。很有些團結力。并很能忠於事主的螞蟻。不料被飛蟻和白螞蟻竟然弄到這樣想起來。真正可歎。

許多長腳螞蟻。大頭螞蟻。生得身雄力大比各種螞蟻特別。他雖然

也是螞蟻與衆螞蟻不同種的。近來看見各螞蟻如此行爲。恐怕把螞蟻窠要鬧翻了。他們也是螞蟻。不免要想到踏進一步替各螞蟻保護這一個窠說來很覺名正言順。但是螞蟻窠裏有了這些不同的螞蟻。須要子細想想纔好。所以我說。南山北山的各螞蟻可不要鬧了。罷飛蟻也安分些兒。不要再挑撥是非。罷白螞蟻也放些天良出來。不要定把這窠兒蛀翻罷。

興泰電燈公司

贈送親友



輝煌燦爛

以此最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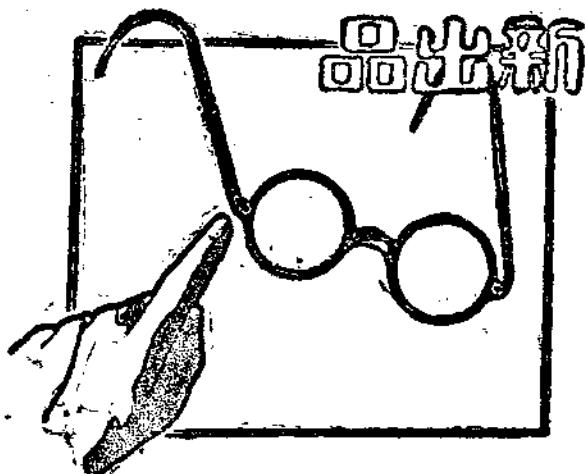
合家歡樂

本公司新到
雅緻台燈大
小有百餘種
裝璜極麗款
式絕佳陳諸
廳堂臥室書
房辦事室等
處不獨令人
身心愉快且
能煥發精神
洵爲無上之
妙品也

壁隔局總政郵路京北在號三二十七A路川四海上

號九一一四央中話電

電 鑲 錄 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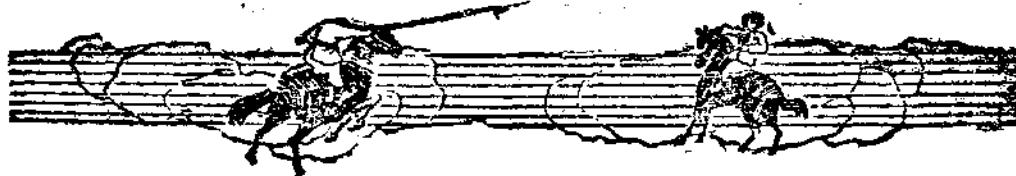


魯 克 眼 鏡

遠 東 眼 鏡 公 司

● 上海新街大電話
首南路馬三央中七六四△

本公司發明魯克式電鑲錄眼鏡，耐用堅固輕巧，合宜另又新出一種（科學保光鏡），一副鏡架能掉多副鏡片，輕而易舉，靈捷異常。不論遠近斜散等均可配合本公司，且備有新式驗儀械，驗光主任乃係美國光學專家專科，價錢詳加檢驗，故所製各種科學眼鏡，自能使戴者十分滿意，而補助目光之利益，偉何如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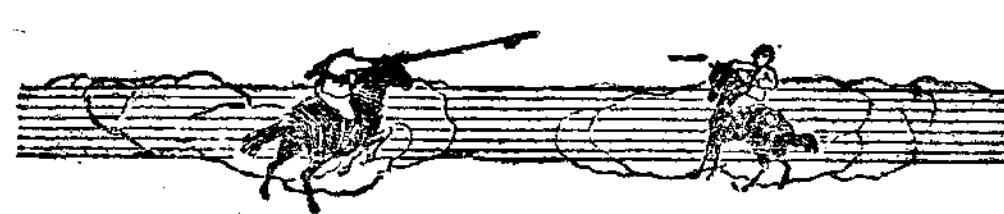


江湖奇俠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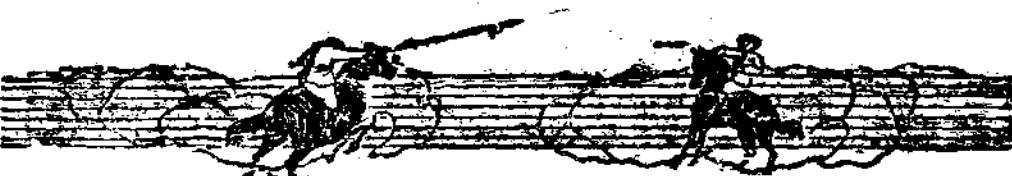
不肖生著 施濟羣評

第二十回 化公子和尚顯神通 救夫人尼姑施智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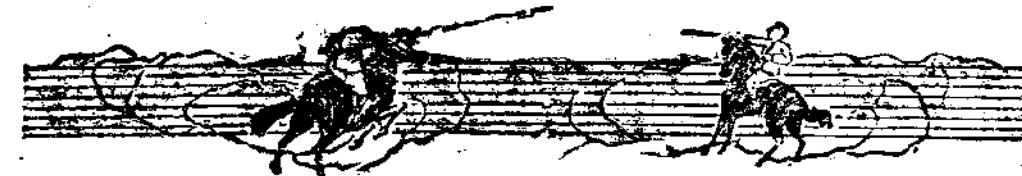
話說朱繼訓見和尚能醫治自己已死的兒子那裏還顧得來順手上。的傷呢當下卽把和尚引到朱復死的那房裏朱復的母親正撫着朱復的屍痛哭心裏已不免有些恨外面不識時務的和尚在這時候來化緣打傷了人家當差的還要人家主人親自出去陪話這時見自己丈夫更把和尚引了進來平日朱繼訓治家非常嚴肅內外之防絲毫不苟和尙尼姑這類不耕而食不織而衣的人尤不喜接近朱繼訓一生的嗜好就祇不能聽說有特別能爲的人不怕千里迢遙不問娼優皂隸但他聽得說果有能耐他總得去結識結識然而從來不曾把和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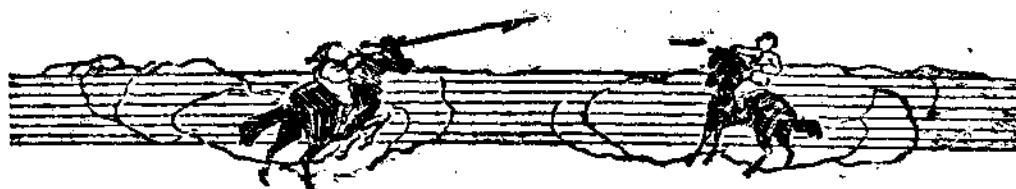
尙引到內室來過朱夫人。心中狐疑着不覺把哭聲停了。待起身躲避。和尙已將鉢盂放下。合掌當胸對朱夫人念了一聲阿彌陀佛。朱繼訓卽將和尙要化自己兒子做徒弟的話向朱夫人說了。朱夫人這時祇要有人能將已死的兒子醫活。甚麼事都願答應。祇見和尙用雙手在朱復周身摸遍。也不用藥石針砭。口對着朱復的口度了一會氣。教朱繼訓拿出一個酒杯來。和尙用針刺破自己的左手。中指滴出小半杯白漿。白漿裏的熱氣祇往上騰。和尙撥開朱復的牙齒。將小半杯白漿傾入口內。復口對口的速度。了幾口。氣沒片刻工夫。朱復的肚內就咕嚕咕嚕的響起來。那時雙眸轉動。口裏隨着長吁了一聲。已是活轉來了。把個朱夫人喜得忘了形。也不管和尙立在旁邊走過去抱着朱復。口叫着孩兒。連聲問道。你清醒了麼。不覺怎麼難過了麼。這位大



師傅救了我孩兒的性命還不快起來謝謝朱繼訓祇喜得哈哈笑道那裏是起來謝謝可以了事的嗎從此以後算是大師傅的徒弟不算。是我們的兒子了大師傅是救活了他自己的徒弟不是救活了我們的兒子這時剛醒轉來總還得安睡一會方能動彈朱夫人聽了這話翻着兩眼望了朱繼訓剛才哭兒子的時候眼中流不盡的痛淚又流了出來朱繼訓知道朱夫人的心理見兒子已經醫活就捨不得化給和尚了朱繼訓自己的心理也自有些捨不得將這一個單傳的兒子化給和尚但話已說出了口大丈夫說話不能出爾反爾並且自己的兒子已經嚥了氣若不是這和尚萬無復生之理便是捨不得也祇得忍痛割捨了此時見自己的夫人望着自己流淚便安慰他道你我的兒子本已死了連棺材和裝殮的衣服都已備辦齊全倘若大師傅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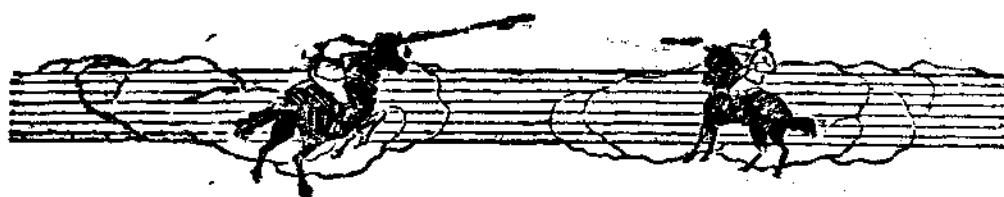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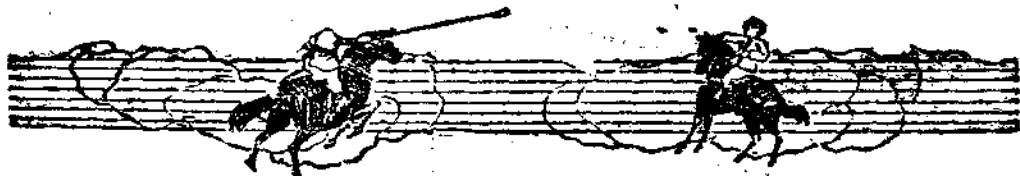
來。一時半刻此時不已裝進了棺材嗎死了是永遠不能見面於今化給大師傅做徒弟儘有見面的時候還有甚麼不捨得呢朱夫人見丈夫是這們說和尚又立在旁邊看着不能說出不捨的話祇得問道大師傅是那個廟裏的離這裏有多遠的路呢和尚答道老僧雲遊天下本沒一定的廟宇到此地暫時掛單在千壽寺裏我僧家最戒誑語公子化給老僧之後施主想時常見面是辦不到的事到了能團圓的時候老僧自然送他回來朱復自服下和尚的白漿陡覺精神大振身上的病苦完全沒有了反比不曾病的時候強健得多一翻身爬了起來望着朱夫人叫肚中餓了朱夫人想起這可愛的兒子就要化給和尚得跟着和尚同去一時祇顧得抱着朱復痛哭和尚端起鉢盂笑道老僧還有事去回頭再來化公子去朱繼訓心裏正自慘痛聽了和尚的



話急忙問道。師傅去甚麼地方。何時。方來呢。和尚旋向外走。旋答道。說去就去。不拘地方。說來就來。不拘時刻。朱繼訓送到廳上。忽想起還不曾問和尚的名字。隨即問道。師傅的法諱是那兩字。我一時心慌。慮亂。尙不曾請問得。和尚還沒回答來。順已走到跟前來笑道。我的手不治也好了。朱繼訓一看。果已回復了平時的模樣。和尚點頭笑道。這番是不治也好了。下次若再無禮的動手打和尚。祇怕治也不好呢。和尚說着。逕出大門去了。朱繼訓因來順走過來。把話頭打斷了。和尚已走。仍是不知道和尚叫甚麼名字。當時急欲回房看兒子。也無心趕上去追問。回到房裏。朱復已在地下行走。朱夫人也止了啼哭。見丈夫進房。忙問和尚如何就這們去了。朱繼訓道。和尚說了有事去回頭。再來我問他去那裏甚麼時候。再來他又不肯說。大約等一會就要來的朱夫人。

道。等歇和尙來了。我自願多送金銀給他。請他去別處花錢買一個徒弟。把我的兒子留下來。他有了銀錢還怕買不着徒弟嗎。可憐我四十七歲了。就祇一個兒子。一個女兒。要我把活生生的施捨給一個游方。沒有一定廟宇的和尚。終日跟他在外面受雨打風吹。不是比割掉我的心還要痛嗎。說話時丫鬟光明端了碗粥進來。給朱復吃。這丫鬟年才十歲。生得伶俐異常。五歲時被他自己的父母賣到朱家來。朱繼訓夫婦甚是愛憐他。替他取個名字叫光明。也含蓄着光復明社意思。在內他年齡比朱惡紫大。朱繼訓夫婦就教他陪伴小姐玩耍。朱惡紫也很歡喜他在一道兒玩。名分上雖有主僕的分別。實際是和親姊妹一般。這時他端粥進來。聽了朱夫人說的話。他小小的心腸就有了個主意。祇不敢對朱夫人說。悄悄把朱惡紫拉到一旁說道。夫人既不肯。





將公子施給和尙。何不趁這時和尙不曾來。將公子藏起來。和尙來時。不見了公子。再給他些銀錢。他便不能不要了。朱惡紫。更是小孩心理。以爲此計甚妙。慌忙跑到他母親跟前。照樣說了。朱夫人心裏高興。即問朱繼訓。有甚麼地方好給朱復藏。躲。朱繼訓搖頭說道。和尙並沒有強奪我們的兒子。我們自己答應了化給他。剛才他若要帶去。我們也祇好隨他帶去。他見你哭得可慘。好意等回頭再來。我們若是把孩兒藏躲起來。道理如何能說得過去。並且我看這和尙的道行。大得不可思量。他既能知道我的孩兒死了。難道就不能知道藏躲起來了嗎。他有起死回生的本領。難道就沒有把孩兒攝去的本領嗎。依我想。孩兒能得他。這們一個師傅。可說是很有緣法。你不必悲痛罷。朱夫人不樂道。孩兒是我生的。我心痛。我實在不捨得活生生的施給人家。不是。

你肚皮裏生出來的。你自然不心痛。是你在外面答應化給他。我是沒有說化給他的話。他有道行是他的。我的孩兒用不着他那們大的道行。你沒地方給孩兒藏躲。我自有地方。你若怕和尚來了。道理說不過去。你也躲着。莫見和尚的面。我有話回復他。那怕把家業都施給他。也沒要緊。朱復這時雖祇七歲。資性却是極高。聽得和尚要收他去做徒弟。要別離親生的父母了。也知道傷心。也扭着朱夫人哭。說不能跟和尚去。這一哭更哭得朱夫人決心要將朱復收藏了。朱繼訓說也無益。就在這夜。朱夫人親自送朱復到外祖母家。整日的關在內室裏。不數朱復出外不斷的打發人到家來探信。看和尚來過了。沒有打算等和尚來。過了把話說明白了。和尚答應了。不要化朱復做徒弟。方帶朱復回家。可是作怪。朱夫人帶着朱復在外祖母家足住了三個月。和尚並



不曾到朱家來打發人到千壽寺探聽也從沒有這們一個和尚來掛單。朱繼訓也猜度不出是甚麼緣故。朱夫人防範的心也就漸漸的懈鬆了。恐怕朱復耽擱了讀書的光陰。逆料和尚已不會來了。遂仍將朱復帶回家來。朱繼訓照常帶在跟前教讀。朱繼訓是個存心恢復明朝帝業的人。表面上雖坐在家裏教兒子讀書。像一個極閒散不問世事的骨子裏。却是一刻也不會停止進行兩廣的綠林頭目和一般會武藝的江湖人物。他都拿赤心去結納。揀其中有能耐有知識而又心地光明的。朱繼訓便把自己的志向說出來。大家商議發難的計劃。這時洪秀全楊秀清還不會在金田發動。二百年承平之世。全國的文武官吏都祇知道歌舞昇平。軍隊僅存了個模樣。當兵是有名的吃孤老糧餉。各省都祇養些老弱的廢物。敷衍門面做武官的才好借着吞吃糧餉。



這時要發難本極容易。朱繼訓祇因發難的地點躊躇不定。這日朱復在門口玩要忽然不見了。朱繼訓夫婦急得着人四處尋找。沒有料知就是那和尚化去了。尋找無益過了幾日又來了一個化緣的老尼姑。定要進去見朱夫人。也是來順在門口攔住說我家夫人素來不接見三姑六婆的。他老人家常說三姑六婆一到這人家這人家就得倒霉。你若不是尼姑倒可進去我家的家法如此我當下人的擔當不起。你要化錢我給你幾文錢。你要化米我給你幾合米。我家才把少爺丢了。夫人正時刻不停的哭泣。你識時務些化點兒錢米走罷。老尼姑笑道丟一個少爺算不了甚麼事。祇怕連老爺也丢了才真是倒霉呢。我專來向你家夫人化緣的。誰希罕你的錢米來順是一個實心護主的下人。聽了連老爺都丟了的話不由得氣又撞了上來。若不因是一個尼

採擇洞庭山之佳梅出核除肉 取用其衣 故名梅衣 加
素精和白蜜 提煉潔淨 精製而成 味高陳皮梅 功勝
桃杏脯 一種自然之味 非筆墨能盡言 諸君不信請就
近各茶食糖果南貨食物店購一包 試試看何如

最大

新純

品司

明發新



精素

梅衣

批發所

北京路石路西大純公司

電話 中央七九三八號

價目

大盒 每盒小洋

二角五分

壹 角

總經售處上海

紅屋

世界書局信託部

三元牌OOO白蘭地

上海吉利洋行經理

各洋酒食店均有出售

最衛生

最美味





第五十九回
鬧失竊閨房多事

第五十九回 開大會女學異聞



新歇浦潮

海上說夢人著

第五十九回 傷失竊閨房多事 開大會女學異聞

却說張大小姐正鬧着金鑰鑽耳環失竊。他妹子二小姐又來催他赴女子救國學堂懇親大會。見這裏紛擾的情形。問其所以。大小姐便將金鑰鑽環子鎖在梳粧檯抽屜內。適間開抽屜。忽然不見了。等情說知。二小姐也覺詫異。問他鑰匙可曾遺落在什麼地方。大小姐道。若在平時。倒還說不定。我鑰匙素來亂丟亂放的。可巧昨兒晚上睡的時候。鑰匙就在小衫子袋內。沒有取出來。起身之後。也沒開過抽屜。人不離鑰鑰不離人。所以在別天失竊。倒還可以說得。是我自己的疏忽。今兒清清楚明白白。物在鎖中。鑰在身上。偏偏失了東西。豈不奇怪之至。

小姐道。照此說來。除非有人另外配了別的鑰匙。方能開此抽屜。大小姐道。我也這般想呢。二小姐道。然則何以你抽屜內有洋錢。有鈔票。有戒指。有別針。值錢的東西。很多。爲什麼單單少這一對環子呢。這句話。他把姊姊問住了。半晌方說。我又不是別人肚裏的蛔蟲。怎曉得做賊朋友的心裏。也許他們天良發現。曉得我偷不起。所以手下留情。單取這一對耳環。餘物不動。以示公平交易之意。那也說不定呢。二小姐搖頭說。恐怕有人要存心偷你的東西。未必肯真個手下留情。也許是你自己置在別的什麼地方。一時忘懷了。誤當失竊。還是仔細各處尋一尋的爲妙。大小姐說。你倒很像和才寶貴寶兩個。一鼻孔出氣的。適間他們也是這般講。後來差不多各處都搜遍了。何嘗有一點兒形蹤。我自己心中明白得很。這東西是我親手自放在梳粧檯抽屜中。這一個小匣子裏面的。天天如此。我又沒吃孟婆湯。何以忘記得如此乾淨。你們都是臆測之辭。我可估定這東西一定是。

失竊的而且不是外人一定是跑慣我房間的這幾個不然別個人那能配得到。我梳粧檯抽屜上的鑰匙呢他這裏如此說才寶貴寶兩個恨不得跪下地來罰咒。二小姐也相信他姊姊的話說這件事必須查查明白因為房間裏上鎖的東西尙且偷了去以後還有王法麼可見人心之險姊姊你也休得生氣我一定慢慢的設法替你查出這一個賊來就是了現在你橫豎別的環子還多得很換一副帶出去赴過了會回來再作道理不遲大小姐心裏固然惹氣但聽他妹子這般勸覺出去到那女學堂中看看把戲倒也是很散心的在家裏同這班人呆對着也未必能令他們拿原物出來還我呢當下就另拿一副牛奶奶珠的環子帶了。照照鏡子終覺沒金鑄鑽的寫意心中不勝納悶出門又沒汽車好在女學堂不比戲館並不在一輛汽車上顯出多少風頭不過平時不坐慣汽車還好坐慣了。汽車改坐黃包車無論他跑得怎麼樣快終覺得車夫的腿敵不上機器般爽利。

了。幸虧路不十分遠。一會兒已到女子救國學堂門前停車。由二小姐開發了車錢。大小姐抬頭見這學堂是一所三上三下的石庫門房子。一塊橫匾是天台山農落款寫的女子救國學堂六個大字。門上高叉兩面大旗。上首一面是五色國旗。下首一面白地紅字將救國二字拆作一個圓形。大約算是他們這裏的商標了。天井中間一扇屏風黑地白書寫着校規若干條。既壯觀瞻。又可以免得過路人直窺課堂。倒也是一舉兩得的妙法。進門收了入場券。便有人招待他們從左首入內。靠東一間廂房門口設一張半桌。窗柱上粘着簽名處三個大字。那招待的請他們簽名。大小姐笑說算了罷。還要簽什麼名呢。二小姐道。這是他們的規矩。讓我來替你代簽就是咧。於是二小姐執筆簽名。大小姐舉目看他們庭中連客堂上。一排排擋着許多板櫈來賓倒也不少。差不多櫈上有十成之八九坐滿了人。其餘有些不願意坐的。站立兩旁者亦有不少。男女紛雜。雖然庭柱上男賓

座女賓席粘貼分明。然而男座上有女。女座上有男。究竟也分不出那一方面越俎了。裏面正中似乎設着座講台。彷彿有人在台上演說。接着掌聲大起。不知是歡迎還是歡送。大小姐急於要瞧熱鬧。催二小姐趕快簽好了名。姊妹兩個進去也不揀空座兒坐。因為早來的人。未必都呆於他們。所有的空座位。不是前排被人遮沒了。瞧不見什麼。便是櫈上脚踏過的。泥污不堪。難以坐上去。所以他兩個反向人叢中擠上前去。又聽一陣拍掌聲音。原來又換個高高胖胖的女士上台演說來了。二小姐悄悄拖他姊姊說。你看你看。這個就是這裏的校長周劍魂女士呢。大小姐看他一頭亂髮。滿面油汗。眼睛上還架着副黑邊大框子眼鏡。身穿件二尺來長的白洋布衫子。玄色洋綢裙。倒是短短的露出黑洋襪。黑皮鞋。講話略帶維揚口音。上臺對衆一鞠躬。就滔滔不絕講出篇絕大的大道理來。無非說明救國的宗旨。並言諸姑姊妹。你們曉得救國第一要旨。在那裏便是提倡國。

貨不用船來品那方是真正的救國之道呢。一言方畢台下掌聲如雷。大小姐頗覺不解。私下問他妹子這女士口口聲聲勸別人提倡國貨爲什麼他自己身上倒穿着洋貨這是什麼道理。二小姐說也許中國現在還未有此項出產所以他不得不將舶來品代替了。大小姐點頭稱是一會兒周女士演說完了。又一陣掌聲送他下去。接着一位男先生上台報告。說現在開會已畢。請來賓諸君略坐片刻。還有餘興。本校同人合演新戲愛國女子云云。那班來賓大部份都是愛看戲的。聽他講罷。又一陣掌聲。不知算催他走還是歡迎他這一番報告。那男先生踉蹌下臺。大小姐私問他妹妹。這報告的男子是誰。二小姐說他是這裏的文學教授楊雲錦先生。此間除校長之外要算他的權柄最大了。每屆學生畢業評定甲乙都在他手腕之中。所以學生們都不得不拍拍他馬屁呢。大小姐再看這楊先生。約有三十以上年紀。面黃微髭。穿着件米色小袖管的長衫。說髒不髒。說乾淨。

倒也未必乾淨。下演台就雜在許多女學生中間。有些問他話的。有些指點他看什麼的。看他手揮目送。口講指劃。滿面汗流。大有應接不暇的意思。然而神宇間。隱隱有趾高氣揚。眉飛色舞的光景。大小小姐暗想爲教習。若此。豈不可以謂人生得意之秋乎。那時又聽一陣叫子聲響。原來是新戲上臺了。一個女學生扮作老者。出場究竟面皮嫩。跑到臺口上。幾乎說不出話。好不容易被他急出幾句話來。然而也同蚊子鑽在癟裏頭似的。什麼人都聽不出他講的什麼言語呢。接着出來幾人也大略相似。大小姐看得不耐。對他妹子說。這種戲看看也要厭煩殺人的。我不要看了。二小姐興緻還好。說既然來了。還是站一會兒罷。少停或者我的朋友也要上臺。我想看看他扮成個什麼殼腔呢。大小姐聽了。又復興起姊妹兩個。正引領觀看之際。突有一人口稱蕙若姊姊。原來你在這裏。我找了你好幾回咧。只當你今兒貴忙不來了。這一位是你令姊麼。大小姐看講話的是個二十多歲。

女學生粧束的人。蓬蓬的愛司頭。短短的羽紗裙。露出白鞋白襪這種粧束。在新家庭中固然司空見慣。然而若到舊家庭裏。恐怕老古板中人見了都要叱爲不祥呢。當下二小姐就替他姊姊介紹。說這一位是吳國良女士。大小姐一聽。就想起他的事跡來了。不由又對他看上幾眼。倒把國良看得面紅起來。原來國良本與二小姐同學。自從那一年和俞鞠如的哥哥蘭芳。鬧了場笑話之後。幸虧得二小姐等幫他的忙。未致身敗名裂。然而與鞠如惡感甚深。華洋女塾中站足不住。只得自請退學出來。恰遇周劍魂女士知他算學甚好。便請他到這裏當了半年算學教授。此番開會的入場券。也是他寄給二小姐的。當時二小姐問他。你少停可不是也要上台串戲嗎。國良道。沒有這句話。串戲原是校長先生想出來的新花樣。那一個高興和他們一般胡鬧。二小姐笑道。我看見秩序單上有本校教員學生全體串演新戲。以爲你也一定在場。所以特地同姊姊來看你做戲的。既然

你不做我們也不必看咧。國良道。戲不看坐也得坐一會兒。現在他們一班人都出來看了戲。會客間裏倒一個人也沒有。我們走過去談談罷。於是張氏姊妹和吳女士三個人同到會客室中。果然人影兒沒有一個。彼此隨意坐定。國良對二小姐說。我今兒倘若遇不着你明兒也要到府上找你來了。我和你差不多有三個月不曾見面。現在惟有你福氣最好。還在母校讀書。麗娟姊姊可憐。天死我出來至今受盡了家庭壓迫朋友氣惱實在一言難盡。遠的不說。近如此處學堂中。上學期畢業時候。可惜你沒有在場。倘若看見他們內容的黑暗。管教你肚皮也氣得破呢。二小姐問此話怎講。難道鼎鼎大名的周女士所辦學堂也和外間一般腐敗嗎。國良對他扁一扁嘴。四顧沒外人竊聽。心裏也惹氣了點。所以就滔滔不絕的大發其一片牢騷。把這裏女學堂中的內容都講給張氏姊妹聽了。可算得是一樁聞所未聞的異事咧。原來那創辦學堂的周劍魂女士。也是革命以

來。上海諸大女偉人之一。什麼北伐隊咧。救國團咧。無處不曾舞過他的旗幟。近年以來。南北政爭。雖還紛擾。而上海一埠。風平浪靜。英雄無用武之地。不得已。他纔辦了這一所女子救國學堂。言外微旨。猶不能忘懷於國事。可知講周女士。自身的名望。雖。大。然。而。腹。中。文。才。却。不。過。如。此。所。以。能。博。得。如。此。大。名。者。却。是。他。一張利口。上佔的便宜。無論當着千百人面前。他演說就演說。發議論就發議論。所以聽的人都當他是女界中一個了不得的人物。故而一捧就將他捧得高過了頭頂。剛好在他這個女學堂不限程度。從開蒙以迄於二三十歲的老學生都有。他還說得好聽。道救國不能限制老幼呢。就中最多的爲十七八念二三歲數中人。程度却非常之淺。一大半還由第一冊國文讀起。你道爲何。原來又是周女士的手段了。他曉得時下許多正式的女學堂。初等班大都是些小學生。年齡大些的盡在高等班中。然而三考出身的。固然按步就班。恰稱資格。但有班半路出家。

之輩。從小既未讀書識字。現在想到讀書。年紀倒已大了。若雜在這班八九歲的小孩子中間。未免自覺難以爲情。因而把求學之念。無形消滅的。實繁有徒。此輩或者是小家碧玉。或者是青樓妓女。小時候貧苦無力讀書。到此年紀。得嫁多金郎。別業金屋。長日無事。想到要讀書識字。他們的宗旨。並不是真想求什麼學問。或者家長意圖借學堂管束他們。免其放蕩。或者自己打算到學生中去消磨光陰的意思。他們上學堂。希望稱心適意。學費倒並不計較多寡。如此輩者。上海灘上。不是指不勝屈麼。然而真正適宜於這班人的學堂。却還難乎其選。周女士利用這個機會。所以他學堂中也不分班額。老幼一堂。從學生們所欲。今兒愛上課的。上課若覺身子乏力。玩一天不上課也無妨礙。等級雖分兩種。却並不像普通學堂中在程度土分的。他們却以所繳學費之多寡。而有優等頭等之分。優等的學費比頭等貴一倍。然而吃用服侍都也高出許多。所以優等班學生。反超出頭

等班學生半數以上。現在中間的便爲優等課堂。西廂裏方是頭等教室。教員除楊先生擔任國文歷史修身地理和國良擔任算學。周女士自任踏琴唱歌之外。還有一位教縫紉的王女士。教英文的李先生。教圖畫的丁先生。三男三女一共六位先生。仗着校長的口才。到處游說。校務倒甚爲發達。而且他這裏還有一樁獨到勝人的好處。別家女學堂學生往來信札。都要受先生的監察。不許和外界男人通信。以避邪嫌。然而周女士自信他學堂中的一班學生。非別處學生可比。不能過分閉塞。必須予以開放。方能顯得優待。對於學生們來鴻去雁。非但毫不過問。而且有時學生回家。逢着送達爲難的書信。校長還肯親爲致送。在他們家長面前。不露絲毫痕跡。你想這件事。豈不是學生們特別歡迎。非常得意的麼。所以他們對於校長的感情也格外融洽了。還有教員方面。餘子碌碌。俱不足道。惟有楊先生。握有全體學生陞黜的全權。故而一班頭腦靈清的學生。無有不攀龍

附鳳爭和他聯絡感情者。一來功課上多些分數。報告單回去也大有場面。二來大考時或能取個頭名。到家裏又可以多要求添幾件衣裳。買幾樣首飾。但是楊先生異鄉作客久曠無歸怎禁得許多鶯鶯燕燕的女學生向其呈嬌獻媚幾令他六神無主連飯也不知吃到那一條肚腸裏去了。有時教歷史誤拿着地理課本就胡亂教一課地理。學生們還當他上的修身課呢。諸如此類。一言難盡。還有班希望名列前茅。熱心過度的人竟自願放棄名義。和楊先生文字酬答。私相授受。或到他寓所中閒談。有時兩雌相遇。醋海掀波。鬧得見面不說話。楊先生親自低頭伏罪。喜怒無常。愛憎不一。照局外人的眼光看來不知代他精神上感幾許痛苦。然而楊先生還自得其樂。這也是他十二分難能可貴的特性了。現在國良告訴二小姐。上學期畢業時候的一段趣史。就是頭等班中有個學生名叫顧秋蘋。其人大約是個小家女子。所以沒力量在這學堂中占優等地位。然而他的資

質却十分聰敏。讀書也頗肯用功。所以無論優等頭等，在全學堂中學生應推秋蘋為第一了。不但如此。他還善於拍馬。知道這裏考試時候。甲乙評判都在楊先生一人之手。所以極力同楊先生親近。常到他寓所中。孰經問字。不算有時自己家中燒幾色可口小菜。請楊先生到他家去便飯。這般的恭維。教楊先生怎得不迷。加以秋蘋的品學兼優。在公理私情上。兩者都是可以當得頭名而無愧。所以大考之後。楊先生拿秋蘋的試卷。商之其餘幾位教員。擬取首選。都無異議。不料次序排定之後。校長周女士知道他將顧秋蘋列名第一。不由大不為然起來。說秋蘋乃是頭等班學生。無論如何。不能將他取第一名。因為優等班學生學費每年既比他們多出了這些。無非希望本校同人特別優待的意思。此番第一屆畢業。若被頭等班中人得了頭名。非但無以慰優等班學生之心。而且將來只恐再有學生報名進來。都不肯入優等班。自願進頭等班。省學費而又佔便宜了。楊先

生駁他說。優等頭等不過在待遇上面分一點兒高下。至於學業進步的應得上選。學業不進步的應得落後。這是考試公例。並不是我個人的意見。校長偷以等級上關係。抑優秀而拔不良。將來這一張榜放出之後。豈不爲學界同人所笑乎？所以此議萬萬不行。然而周校長究竟當這學堂是他的衣食飯碗。對於優等學生。不啻奴僕之與主人。豈肯輕易得罪？所以也牢執已見。非得撤換顧秋蘋。將優等班學生拔一個爲第一名。不可。兩個人硬撞硬。楊先生發了懸性。自願以去。就力爭頭可斷。而次序決不肯移。這一張名單。足足相持有一個禮拜之久。不能夠發表出來。衆教員也曉得常此。相持決非了局。於是。由丁李兩先生疏通雙方。將優等頭等分開發表。顧秋蘋做頭等第一名。優等班另有。一二三的名目。胡亂填。發了幾張文憑。管他娘學業優劣。好在他這學堂是與衆不同的。所以儘可用特別的方法。應付。只消敷衍得過。學生的家長門面。便可以告一段落了。這一場風

潮雖然如此平息。然而衆教員都覺校長此一番手段。未免太武斷了點。不過要吃他一碗飯。也是無可奈何之事。當面那敢多言。只能夠背後議論罷咧。當下國良將此事講給張氏姊妹聽了。大小姐於新學上原不十分內教。二小姐未免詫爲奇談。國良正欲再講別的故事。忽然有人來了。嚇得他住口不迭。不知來者是誰。且待下回分解。

幾乎爲人人所必需者

何以謂之清導丸也

韋廉士醫生藥局專售靈藥稱爲專門家已歷三十餘年之久在此三十餘年之中搜求著名靈藥屢經試驗百發百中萬無一失有確據能治病者方敢出售當今行世者祇有三種無怪韋廉士醫生藥局名馳天下矣是以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係最著名補血健腦之聖品嬰孩自己藥片乃是嬰兒及小孩之靈藥係小兒科專門藥也紅色清導丸有微利平肝之效用功能和平出自天然以上三種靈藥功力神速效驗無匹非獨在中國久已著名卽五洲各國亦均通行暢銷卽歐洲亞洲奧洲非洲以及美洲各埠是也其餘以上諸貢詳及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與嬰孩自己藥片此頁限於篇幅略述紅色清導丸之效用大便閉結係病源中之魁首逐日大便有序則內腑清潔身體爽健大便塞結則應去之渣滓滯留腸內醞釀成毒傳入血中散佈週身各部疾病由是而起韋廉士紅色清導丸能使大通便暢有序腸胃清潔之妙品也能生膽汁平肝陽可助胃不消化專治大便祕結肝火上升疾病頭痛肝經失調可除痔瘡痛苦能令皮膚清潔口氣芬芳能免痢疾腹瀉之虞因其功力和平出自天然斷無成癮之慮紅色清導丸係人人相宜之良藥對於老年人及體質虛弱之輩尤爲合用也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向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函購每一瓶大洋六角每六瓶大洋三元郵力在內或寄郵票購買亦可收用



種德園 著名藥令 夏

標荷銅價目大號二角半二號二角三號一角半四號一角半德牛標荷烟每枝洋一角半二角半食解毒種福丹乃本園獨創所用精良
諸君不可不試
驕平仁丹之上
提固國貨良
中門新德園老藥局發行上
海河南路老巡捕房對
中安五千一百零六號

本園監製者名藥品
華美李

汗益却暑
能避痘之
方有丹通
靈(江頭人)

赤體佳人看
英商

可矣避痘匪
方有丹通
靈(江頭人)

汗益却暑
能避痘之
方有丹通
靈(江頭人)

又名加補香牌統治痘
紫薇解痘丹

疫毒邪祟亂腹痛
中風中氣病起倉
猝瘡毒等症萬
病皆應

每塊二角

總發行上海河南
路老巡捕房對門

種德園 老藥局

另開發包元止脾花茶角百龍瓶龍靈丹
備件中止痛角一每午勝奪一時諸葛行痧丸八寶
丸止咳橘紅牛黃散命丹每瓶三分○散以軍藥大瓶每瓶三分○散以神藥小瓶每瓶三分○散以血藥
外道公角咳橘紅牛黃散命丹每瓶三分○散以神藥小瓶每瓶三分○散以血藥
藥全集函索即購立批

十滴水

投稿簡章

一本雜誌除長篇外其餘短篇小說及各種小品

文字一律歡迎投稿

一小品文字以滑稽有味者爲合格

一稿末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

一來稿一經刊出著作權即歸本社所有

一酬資由本社酌定每逢陽曆月底結算憑簽字

單向會計部支取

一却酬者請於稿末註明揭載後酌贈本期雜誌

一冊或數冊

一來稿無論登否概不發還惟附有郵費及掛號

一費者不登當於一個月內奉璧

一投稿者請逕寄上海閘北寶山路西虬江路世界書局紅雜誌編輯部收

一抄襲家幸勿惠顧

版權所有不准轉載

全年		半年		零購		分發行所		總發行所		編輯主任	
五十册	廿五册	廿五册	實售一角	實售一角	每册郵費	北京	上海	世界書局	上海	世界書局	嚴濟獨
實售四元	二角	二角	一分	一分	日本三分	天津	上海	世界書局	上海	世界書局	書
外國四分						廣州	四	四	四	四	獨
						長沙	七	七	七	七	
						電話中	二	二	二	二	
						日本	江	江	江	江	
						三分	路	路	路	路	
						四分	書	書	書	書	
						外國	屋	屋	屋	屋	
						四分	局	局	局	局	
						四分	鶴	羣	羣	羣	

The Scarlet Magazine.
Published By The World Book Co; Ltd. Shanghai.

▲寶號欲求營業發達……

▲請至世界書局接洽



代撰文體
代繪圖畫
代做廣告
代擬商標
代製仿單
代謀推廣

商戰競爭日烈凡百營業非推廣
難以戰勝本局特聘商業專門人
才設立信託部代辦各商店一切
推廣事宜一經委託無不盡心劃
策力謀發達俾獲厚利而圖久遠
各大商號盍速來乎

承印

▲印刷考究……
▲取值低廉……

▲約期交貨……
▲決不遲延……

本局自備各種鉛印五彩石印並請專
門技師承印下列各種印刷盡心從事
如有委託無任歡迎

承印
書籍傳單·廣告·月份牌·股
票商標·招貼·文·不片·仿
單·錢票·鈔票·委任狀·禮券

啟謹局書界世 路馬四海上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